

5765/2138

(四二)

蘇樓春

Vertical cursive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蘇, 樓, and 春.

Vertical cursive text in the middle section,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心, 花, and 草.

Vertical cursive text on the right sid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香 and 草.

Partial cursive text visible on the far left edge of the page.

ITANIAN  
HARVARD



75765/2138  
U.1

4751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玉樓春卷之三

第十三回

高大尹妙計憐才

痴公子弄



回到書房氣得

却說黃鉞那晚被翠樓設計打得遍身

一夜不曾合眼思量要出這場恨氣千思萬想無法可報忽然思

着道本府知府賀台是我夫人的門生平素極有胆量最善斷事

明早我去擊起鼓來叫他拿這班淫婦到官拶的拶打的打那時

我母亲却護他不得可不出俺胸中之氣了到了次日起來就乘

轎到府堂上此時正發頭柳黃鉞下了轎便將堂鼓連敲嚇得衆

衙役不知黃公子為着甚事那賀知府在私衙所見堂鼓亂敲想

是緊急事情遂傳鼓升堂衆衙役吆喝一聲黃鉞叫屈起來知府

問是何人衙役稟道是吏部黃尚書的公子知府听了叫請相見

大稿是此門外衙周永福  
二丁日六番戶

黃鉞走到面前奉止無儀言語失節知府問道黃兄有甚見教黃鉞道是被家人婦女打了知府道家人婦女怎麼敢打家主黃鉞道是藉家母的勢來打我的知府听了呵、大笑道尊太夫人豈不知道理好縱家人婦女毆打公子其中必有緣故須要說個明白黃鉞道因一個潑了頭翠樓私養僕子被我拿住他的私狹他竟不肯伏罪反刁唆母親領了一班惡婦各執棒槌把我打個半死要求老公祖替我拿來治罪知府搖首道難處難處翠樓既是尊太夫人之婢只該求太夫人以家法治之總是下官怎好拿他勸兄息怒家庭之間忍耐些罷了黃鉞听了這話不覺提起慙來道老公祖差矣朝廷叫你做官要治民間不平之事我家翠樓負了頭偷外僕不肯偷家僕我受了他天大的恨氣母親又替他做主所以來求你、又推說尊太夫人之婢不好拿他我便是我

母親養的不好惹他難道你也是我母親養的不敢去惹他麼知府見他一派痴話來冲撞他沒了官府帶面想他是我老師的女婿不好發作他竟自起身退堂去了在後堂寫個小票兒為毆辱家主事仰秀水縣速拿黃尚書家婢翠樓與家主黃鉞究報差人發到縣裡去黃鉞還在堂上罵道你這沒用的太守做甚麼官偷僕事也不敢問只好會吃飯罷了恰好拿僉票的差人出來說道黃公子不須着惱太爷已出票仰縣裡太爷替你拿人責治了且請回家伺候就把票與公了看了黃鉞遂回嗔作喜道這老賀還是會做官就上轎回去且說府裡差人拿了票到秀水縣來正值高知縣坐堂便當堂投遞高知縣看子票子暗想賀大人好哄得緊這個光頭票子又無詞狀情由叫我如何好去黃府拿人位上司之命不得不依我今且拘他來者是甚事就簽了硃票差個公

人到黃府中去拿人限立刻解到差人領票走出堂來暗想黃府的人如何好去拿得况又是女犯這事怎處且女犯叫翠樓就是黃府中出名的翠娘極會做詩是四方聞名的女史誰好去拘他如今只好設個巧計喚一乘轎子約一個夥計同到黃府假說是太爷的内丁說奶小姐慕他才名今日特差人請到私衙相叙半日就送回府黃府曉得太爷是個風烈的敢不從命騙出來時送到官府就由他處置便了當時便喚了小轎同了夥計望黃府來到得門首門公人便問是甚底事老爷在東床未回差人道不消你老爷在家我們兩人足果裡太爷差來的因太爷的奶小姐一向慕貴府翠娘的詩名今日是奶生辰備得有酒在衙裡特差我兩個押轎來請翠娘到私衙和奶相叙一叙立刻要等回話煩你進去稟老夫人一声原來這高知果名成璧是揚州

人新中進士一文錢也不貪的為官清正不怕權貴問事如神所以滿果紳衿無一個敢慢他門公進去傳報老夫人夫人就親到樓上與玉娘翠樓商議玉娘翠樓都委決不下差人道高知果是有名的好官他奶一團美意特來相請怎處好却他还着翠樓去相叙半日回來總是玉娘就令翠樓打扮齊整送他出後堂分付老門公跟轎送去翠樓上了轎立刻如飛掙到果前高知果还未退堂差人同夥計商量送如今且叫轎子歇在這裡我先進去把方纔騙來的話稟明了看官府如何口氣然後帶進去夥計道有理遂叫轎了歇在果前即時我跑進去把去跡來踪直對高公稟明了高公道你們做得是待我退後堂時你帶他到私衙裡來差人領命出來安慰了翠娘少停太尹退堂差人就催轎夫抬到後堂請翠樓下了轎隨引入私衙差人退出門便掩了翠樓見

高公端坐在上面只得跪下叩頭高公叫他起來翠樓平身立下  
高公奪目看了果真好個女子不但儀容嬌冶而且骨態幽閒又  
想他的才學真是世間難得這樣女子但府裡差人說他小主人  
折身賀太谷有私養狹鬼之說可惜是個失節婦了我今日把好  
話叩出真情可作道理便向道你共翠樓道婢子正是高  
公道你家大相公黃鉞今早在賀太谷裡說你私外兩個狹兒被  
他執住你反去攔撥老夫人和一班家人婦女毆打他一頓賀太  
谷听了大怒說天下有這等可恨之事定要拿你究出奸夫連那  
狹子立時置之死地故委本果究追真情但本果性急執火心若  
菩提生平所重的是几句文字我在此裡为官三載也曾聞你的  
名誦你的詩不期你今日做出這樣事來豈不是白璧之玷吾恐  
面訊之時動起刑罰你这弱質柔姿自然受刑不起公堂之上招

出情由不但你一身難保還要充及情人連這兩個狹子也不得  
所了那時縱款為你也願你不得了我今分付高役只說我奶  
小姐請你赴席論文是要問你個隱情衷曲你快直對我說明  
我先為你商量的計策你若一字含糊便到噬臍無及了翠樓見  
高公說到這個田地便毛骨竦然倒也感激高公事到其間也願  
不得羞耻只得跪下叩頭先謝了他然後把卽十州始末根由与  
生那狹子不哭的緣故尺情說了一遍又叩頭說求天恩老谷保  
全小婢母子為卽生留得此一脉實万世再生之德說罷大哭高  
公已見他吐真情就叫他起來道提你所说卽十州是卽卞嘉之  
子有甚處為証翠向懷中取出卽十州做的那首雪詩來呈上高  
公看了果然見他筆跡便對翠樓道這卽生是我故人之子只為  
奸佞害他逃踪在外不想他的姻緣却在您身上今日雖他前去

的下落且喜他已有個子嗣我也替他欢喜我如今且打發你回去明日我到你府中接向此事你只白賴個全無我自婉轉週旋你罢了翠樓叩謝高公立刻傳到原差討轎打發回去到了次日高公喚齊衙役帶了许多刑具到黃府中所上坐下摆了案桌一班皂快分列兩傍嚇得黃府中家人不知何事齊上前來打听高公分付請大相公出來請姑家人報知黃鉞黃鉞出來相見分賓主坐定高公道昨蒙府尊大人發下一票却是台兄之事提票上所開女犯翠樓下官聞是令味之婢不便拘得且与兄有主僕之分更不便一齊同審昨已先喚他到內衙面訊一番他口硬似鉄况并無此情李生今日特造尊府再喚他出來与兄面質便好定罪由報府尊了黃鉞就着人叫翠樓出來老夫人听報這些情由大恨黃鉞嘆氣連声翠樓換了青衣步出外所高公对黃鉞道無

事相干兄与下官是個賓主有事牽涉則下官待兄便同子民今日王府所在曲直攸分罪不在翠樓便归之兄还須便服來听審黃鉞听了連忙脱下公服穿了青衣高公叫翠樓近前唱問道你小主人訴說你私养孩兒你好个直講上來是与誰有姦而生的免受刑罰翠樓跪下訴道老爷在上容小婢訴個衷情死亦瞑目婢子是自幼伏侍小姐的家小姐性耽黃卷朝夕攻書婢子洗硯磨墨之暇亦能吟咏詩賦相陪小姐惟重閑雅之化岂欣鄭衛之風况家老夫人治家嚴肅後堂之內只有中甸妇女往來并無三尺之童出入小姐的卧樓在老夫人房後一出入必由夫人房內經過况樓牆插天飛鳥難入一察間樸上之行胡為乎來老爷但問合府男女大小家人婢子之言若虛一字其服上刑此時衆家人約有三四十人俱在傍逐高公都喚來問道你們都是黃府

三才卷三  
家屬還是外人衆人齊跪小稟道小的們都是家人高公道方纔  
翠樓之言果有真的還有與假麼衆人齊稟道家老夫人治家嚴  
肅方纔所言是字、真的高公道既是這等你們下去又叫翠樓  
上前問道拋你方纔所言又拋衆人証你的話你竟像水清玉潔  
毫無邪行了但你小主人与你有甚冤仇忽然起個無風之波來  
誣陷你且拋他說有兩個孩子為証你若全無此事這孩子是  
何處來的你还說個明白若有半字含糊我就要用刑了翠樓又訴  
道老谷不問及此婢子也不敢言但家相公深恨婢子之處有個  
緣故便將去年調戲他的情由他把水深湿了黃鉞頭面衣服及  
前夜叫巧兒送書來晚上私到樓上被老夫人到來打了一頓的  
情節細、陳訴若說孩子二字是男是女是黑是白多長多大今  
在何處老谷自問相公委曲便知婢子何不知影响訴罢便將黃

鉞寫來的字呈上門子接來送上案前高公取來念時白字連篇  
文理不通不覺嘆道這也是千古一書了遂叫翠樓下去喚黃鉞  
上來問道這書是你親筆不消說了羞得黃鉞慚愧無地高公便  
作色道你是二品公即祖父書香一脉不想去蛇躍龍門却思量  
竊玉偷香豈是個道理我且问你這孩子今在那裡黃鉞道任家  
人陸德的妻子朱氏處高公便差人到陸德家裡取那孩子連朱  
氏喚來俄頃間差人取了籃兒連朱氏帶到案前高公命撮那孩  
子直到坐傍放下站起身來把那孩子細、一看說道倒好一對  
清秀孩子暗、將一個小色兒藏在孩子身邊竟沒一人看見就  
命差人撮了下去分付一個皂快去喚兩個少年乳母進來差人  
領命不一時喚到兩個莽娘高公道你去看那兩個孩子像幾  
歲的兩人看了一会稟道這兩個孩子像有兩岁了高公道可抱



他起來驗是男是女兩個乳母各抱起一個來解開抱裙看驗忽  
見一個小包兒落在地下响了一聲高公叫取起來甚是看物差  
人忙拾起來遞上解開看時却是一股金釵一錠銀子一幅紅紙  
裹着寫有幾行字在內高公看了呵！嘆道原來是這個緣故就  
叫朱氏上來唱道你好！說這孩子是何處來的你丈夫知情也  
不知情朱氏稟道爷！丈夫向不在家連小婦人也不曉的來歷  
是大相公拿來寄放的高公道胡說不是你與丈夫兩個知情大  
相公因何偏寄在你處叫皂隸撿起來纔齊得指把索一收殺猪  
一舩叫喊道爷！且饒小婦人待我直說罷了高公分付且鬆攪  
待他抬上來朱氏哭訴道小婦人初五日黃昏時候因丈夫不在  
家閉門去睡忽听叩門声响認是丈夫回才開門看時却是家主  
大相公手中掇這個籃兒忙！分付小婦人說一件寶貝在此寄

與你好！看管說罷就跑去小婦人不知緣故因怕大相公只  
得掇到房裡方纔老爷來喚實不知這孩兒是何處來的如今相  
公現在下途只求老爷向他便曉得小婦人是冤枉高公又叫黃  
鉞上來問道朱氏說他不知情我且问你這娃子是何處來的交  
付他呢黃鉞道是治晚生在翠樓！上拿去寄與他的高公道你  
拿這娃子時還有何人同見麼黃鉞道只有晚生一人并無第二  
個高公道令妹樓上伏侍的除翠樓外還有何人黃鉞道還有一  
個老姥一個十二三岁的了長巧兒高公也喚他到案前將許多  
刑具放在他面前道你兩個只要直說一向在樓伏侍小姐曾見  
有這孩子不曾若不明言就要撻起來嚇得兩個一齊哭道是從  
沒有見得也曾未聞有小孩兒啼哭就是夫人房裡不有許多婦  
女在樓行動難道能瞞得那個高公要撻他起來裡面老夫人房

中趕出二十個婦女都來替這老姥巧兒兩人叫屈說他們都  
在樓上轉動果是從未見有個影兒的高公便叫且放了梭再喚  
黃鉞到案前道黃鉞你這沒良心的你只為要奸騙翠樓他守志  
不從也是他一念貞潔你却与好好謀計不知在何處拈得這兩  
個孩子却要移張公帽与李公戴如何移得去若說這孩子在翠  
樓上取得時你該在本處指破他纔是姦真事實縱然要取他  
出來須要眼同一二人說破或是當時便交尊堂老夫人處方使  
翠樓無可推委若單拋你說獨自拿去放在朱氏房裡焉知不是  
你在別處弄來之物嫁禍于他况且方纔那孩子身迹現有一幅  
有字的紅帛和一股金釵一錠銀子是實物你尚不消推說別人  
了分付禮房恐黃公子認不出紙上言語你可明讀一遍与他听  
禮房高聲讀曰

男二人年二歲甲申年八月十五日戌時雙產四方君子收商  
者奉金釵一股白銀一兩若得撫養成人老幼并感

續罷高公復呼黃鉞近前厲声道這兩個孩子明是你那逢王  
之惡的惡奴陸德所為不知在何處拾得此子便与你商量裝在  
翠樓名下恐嚇成姦翠樓如何肯服本該追那陸德出來一頓板  
子敲死這惡奴只是重究了他便在你面上不好意思我如今全  
你的体面姑免追究他罢你罪也不服若不服罪我便立刻要追  
陸德這奴才到案夾他起來不怕他不招出和你同謀之情究追  
他何處得來這孩子那時我請你尊翁老大人回府面告過了把  
你与陸德都解到賀大人臺下去枷号出來以警將來你若服罪  
我便姑恕你罢那獄子自听審這半日已見胆都嚇碎了見高公  
說要請他父親回來再解到府堂去一屍魂飛天外不竟肯錯認

個不是乃言道這孩子其實是陸德路上捨婦來的凡事求老父  
母大人海涵高公方纔放下臉道若是這狀說孝生只得從輕申  
說賀大人便了又喚朱氏上來道若論你丈夫迎主之惡本該重  
究既已懼罪預逃姑免究念你既不知情相公累你受害這孩子  
籃內所余銀子二件只是有背乳哺之恩我賞与你拿去朱  
氏叩首你謝去了又喚翠樓上來道你相公雖要戲你耐有主僕  
之分你諒正言相拒或訴之老令夫人治他總是不合以水污他  
衣裳又同主母贈之以拳以有犯上之罪但你家主不應以路拾  
之見起你腹中之物皆非其道我今看你老夫人分上不好難為  
你、可到小主母加送去請罪罷又喚衙役帶了那兩個孩兒回  
縣憐他是無母之兒喚兩個齊娘每人給工銀拾撫養他斷罷上  
轎回去了黃府中男婦和一群百姓沒一個不稱他斷得明白

翠樓入去到得樓上和玉娘感激高公這狀曲全又不明白孩子  
身邊寫得字和兩件物事不知從那裡來的一時悲喜交集悲的  
是卽卽信香孩兒又去喜的是孩兒去了脫了禍胎且在公堂  
處眼見得所了惟有黃鉞肚裡又氣又惱又羞明、兩個孩子在  
樓上拿下來則真犯寔却反交出許多不明白的事來倒屈認自  
已做出的惡名一則恐怕父親回來得知了見責二則又怕妻子  
埋怨嘲咲只得悶、的叫一個小童隨了帶几兩銀子躲在外  
一個草菴中住了三個月方敢歸家自此兩個孩子竟在高公衙  
內撫養玉娘翠樓在樓上思念卽卽未知在霍小姐如何且听  
下回分辯

第十四回

霍孝女途中跨鳳

老忠臣白日歸天

却說霍公為奸臣陷害家眷都被帶進京連文新也被差官認作

他女兒同春暉小姐一路起解止帶家人霍忠同行那春暉小姐見老親被圍愁顏不改只恨自己不是個男子可以替得父難所以一路行來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就是與文新極相愛契也不曾與他談語霍公在船內偶然或了風寒睡了五六日他便衣不鮮帶烹茶煎藥在床前伺候听霍公咳嗽声响便問父親可要用湯水執壺斟上霍公見了心上過意不去对他道我兒這樣寒天深夜却為我有病累你在此吃苦你早些去睡罢春暉道爹寬心安寢孩兒自去睡便了口雖如此其意仍旧不与霍公知道悄悄的和衣嗑在桌上將灯藏過線一闌床上有些動靜便起來問父親可要甚麽如此五夜第六日霍公全愈了他方纔解帶寧睡又行了几日看行到河南交界將要起陸霍公那晚睡到半夜忽夢見一青袍角帶官員直至床前手執一揭帖跪下稟道小神乃

本境土地上帝因公一生忠直今特授公為天下都城隍後日丑時方便有官吏來接前任是吏部侍郎邵斧隸此職今已任滿轉陞九天巡行使者專待明公交代故先差小神來報霍公听了駭然問他邵公是何人那官員道他現有令孫大貴人在尊舟拘彼自知遂告辭去了霍公醒來却是一夢殘灯未滅手中還有執着他稟揭披衣起來看時是素黃紙一摺並無字跡心中大駭等到天明起來夫人小姐文素小桃都在前霍公對夫人道你夫居官三十年自幸無負朝廷今陽數已絕明日便當永訣又對春暉道我兒年今長成一十六歲因你才貌双全难于擇婿未卜東床我今不及見你牽紅繡幃奈何春暉道爹長途珍重今日為何忽請這個田地霍公便將昨夜夢中之事述與夫人小姐听了春暉道爹夢寐之事未必可信霍公道我一生正直無欺鬼神那

三本表  
卷三  
有欺我之事現拋有票揭在此把夢裡接着那黃紙來看看了大家  
都毛骨悚然霍公道我到忘記了拋夢中神道之言我代前任的  
算神是吏部少宰邵公他有個令孫現在我舟中這話不有解難  
道新姐就是邵公的令孫不成便喚文新近前問道我曉得你在  
我舍甥那途却不知得你來踪去跡我想神道所言知公者只有  
長安集賢村少宰公他令即卸下嘉與我是通家兄弟卜嘉只有  
一個令即諱十州自八九步上我曾在他府祖見他曉得他並無  
姊妹難道就是你不成你可安對我說個明白文新跪下道若思  
伯在上小子便是邵少宰霍公吃了一驚擦他起來道賢姪何為  
至此十州就把從前及改姓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大家俱驚得呆  
了春暉听文新說是男子就閃開半途去了霍公沉吟半晌忽又  
嘆道這也是天作之合了便對夫人道我看邵生一表非凡兼又

青年博學蟾桂高板我素欲把女兒配他夫人心下如何老夫人  
道這事只憑相公主妾霍公取曆日來看恰好今日是個黃道吉  
日因說道昨日莫知果送須酒席一桌還是未動今晚就作新人  
合巹之席畢命小桃請小姐出來小桃進去請了兩次方換出素  
夫人道我兒你爹有命把你配合邵即送也是個佳偶今晚就  
是花灼之夕了春暉低低答道終身之事自憑爹之親做主但  
有兩件不便之事孩兒未敢從命霍公道有甚不敢奉道即  
若否改粧相隨這個緣故倒也罷了只是他一向男扮女粧追隨  
至此今白忽在締婚變男為女恐被外人談論女孩兒到是去絲  
有線了第三件今爹遭難之秋孩兒正寢食不安之際况爹  
說明日是仙逝之期若果易筭正人子荒苦塊也敢效子孫  
之慶有此百件不妥是以孩兒敢違大人之命霍公道我兒你說

的話雖是有理但君手守紀智者廷變這卻生因叔汗當國要寧  
化一家性命何以不不得已改長換面屈曲依人也是沒奈何做的  
此為鼠竊狗偷之輩且你冰清玉潔志薄寒霜誰人不曉得今日  
作合不用塵物若說到我身后之事不思新婚魚是你的孝思也  
須想我只生你一個並無兄弟要看你成就終身之事方換放心  
你今日在我眼裡從了卻即可謂偏隨得人我就死也得瞑目春  
暉低首空言走了進去文新辭霍公道小姪蒙老恩伯厚情非不  
感荷但小姪双親久違且在舐藩之日不告而娶益深不幸還求  
老恩伯再擇高門為妥霍公哄道賢侄不頂誣謫我和你今日兩  
家俱值患難之秋不必拘拘禮節成親之后且慢更改面目私夙  
夫狂之道陽仍涕洟之稱少不得老夫此天之后候盲定奪家屬  
那我有事官事走琴相時度務而行說話之間折口墮西山靈

公催叔夫人代女兒粧束讓后艙房與他做了新婚自己移房在  
中艙來舖下吉時將近点上兩枝高炬小桃擁簇小姐出來此時  
文新也換了霍公的青員領皂靴兩個新人燈光之下灿烂如天  
仙相山先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之位五后拜過了霍公夫归双  
双携手同入洞房小桃已自擺下那桌酒在后艙換去公服入席  
飯酒魚是相熟面孔也未免粧腔做樣只是畧飲了几杯吃了  
些飯小桃收了酒菜淨桌子帶上門就出去了文新勾了春暉香  
有双、坐在床沿上文新先脫了道袍來代春暉解衣春暉再三  
推阻被又新爐按佳鬆了渾身上下鈕扣抱入衾中又除了小衣  
春暉道以此身托屬你的但是我父母在患難之中兒女偷安  
之事巫峽行云請侯異日文新哄道小姐之言固是只是夫归乃  
百年之大事一夕伊始終身永賴若是今宵渡過了良時友為不

美日向尊翁大人对小姐論的难道小姐就忘記了春暉被纏不  
過只得順從行夫狂之礼自不必說若論文新完婚此次是初出  
茅店第一功而論征進乃是三出祁山蓋前在玉浪乃暗度陳倉  
此則明參棧道相抱睡去不負那不阴已升二人起去霍公將家  
事寫明細帳一幅交与文新夫归訖下午更設一席酒四人坐下  
先对夫人說了几句永別的話又安慰文新夫归更喚老人家霍  
忠進未分付善事主母与小姐遂命燒湯沐浴更了朝衣寫就一  
道遺表望北拜謝了朝廷向南拜過了祖宗太后開船請校尉官  
進來相見霍公道下良致仕在家蒙聖恩下逮待罪未此今承上  
帝宣召老夫为天下都城隍之職定于即夕丑时赴任不及面見  
天子了茲有遺表一道煩天使帶上轉達天听老夫乏嗣止此二  
女老開和婢子一人感戴大人垂青就此永別別校尉所訂話

疑他要服毒尋死倒用心防護緊貼的霍公坐舡伺候霍公動靜  
且說霍公自送了天使出去遣開夫人小姐輩靜坐前房到得半  
夜見車馬役役紛紛來接便閉眼上橋而去老夫人和春暉文新  
小桃四人聞得前艙一陣香氣逼人忙開後艙門來看霍公已端  
坐瞑目去了大家号哭起來外邊校尉官忙進來着驗見霍公這  
樣死法不勝駭異忙倒身下拜就賠出五十兩銀子着地方官買  
一具沙板盛殮又送二十兩銀子為殮帛之費即委地方官烙管  
老夫人一隻船自星夜赶上要命夫了春暉和文新書則尽哀夜  
不辭帶伴着霍公的灵過了七、四十九日外盡把標旨倒下脊  
肩流徒黃東潮州府安置老夫人望北謝恩还即起身南來行到  
瓜州文新与夫人商量道岳父之柩不便遠挈不若暫寄此金山  
寺中候候有以來日期帶回家中去何如夫人与春暉道有理便

挽艇在金山脚下上去对寺僧说了送了三十金谢仪又请衆僧  
做了一昼夜功德招放在一間絕淨的房裡三人一齐拜辞霍公  
神位痛哭一場文新有感霍公情誼題詩一首寫在壁上隨即開  
艇行了兩月餘纔到潮州府便着霍忠去稅房屋居住霍忠去了  
半日未回要道霍忠租得一所房屋是一個大鄉宦的房子十分  
潔淨且又傢伙齊備夫人欢喜就叫三乘轎子到那裡去住見是  
三間房子庭逐栽着數株翠竹後面一個荷花池北窓相映清香  
襲人老夫人做房在東逐小桃橫一榻相伴文新与春暉做房在  
西逐是夜文新久曠之後意欲求春暉一叙芳情春暉正言拒道  
男女之欲人孰無之但妾身花灼之夜一赴陽臺遂符熊夢今已  
懷娠半載岂宜妄動且讀書明理須法天時今大火流行序当閉  
日正人身真陽尽洩之時应保身預養勿為情欲所傷文新見說

得有理亦不相強自此文新与春暉在潮州住下心中却甚念玉  
娘和翠樓不知如何且看下一回分解

第十五回 獅吼時炎京歷盡 鹿鳴日棟籬聯芳

話說嘉善知果高成璧居官清慎斷事廉明三年考滿奉旨欽取  
進京欲起身四五日前高公与夫人商議道前日收養這兩個孩  
兒幸俱長成聰慧皆認你我為父母竟不知另有個父母在那裡  
但救回之時從未說破黃家老夫人至今尚在睡夢裡我欲遣人  
去通個消息恐反起疑端若竟不別而去使彼不知二子下落于  
心何忍夫人道此亦何難只令假說我家小姐久慕黃小姐妙才  
要求寫把詩扇分付婦人進去随机應變私对翠樓姐說知使彼  
放心便可遠去高公道有理隨即差一個家人婦偕几色礼物送  
到黃府來此時黃夫人染病微恙不能起身即命翠樓接待收了



三才卷三  
禮物摆酒款待来妇那妇人看见有人在傍脩细将老令奶、進  
京要帶兩孩子去的意思对翠楼說明白了翠楼口雖不明言心  
下十分感激高公玉娘又悄与翠楼斟酌過了私寫下一封字附  
寄孩兒又回送許多玩物詩扇与高奶、和小姐婦人謝別而去  
從此玉娘翠楼足不下樓供奉白衣大士終朝礼佛看經凡來說  
親俱不應允黃公夫婦見他才高不肯枉就也不強他直到二十  
四歲上老夫妻兩個要逼他納壻玉娘道必才如卽解元者方可  
不然寧可終身不字再偏他時就要剪髮為尼起來黃公只得停  
了此念遂差人回下通訪卽解元踪跡後來家人來回復黃公說  
卽解元合宅南來随同樂公弃官迹近已有聖旨追究黃公將此  
言說与女兒玉娘道且再看几年有甚成消息自此黃公竟丟了  
這念頭憑任玉娘守志不提却說高公進京考選了吏科結事中

便把盧杞劾了一本就削職歸家優游林下不遇了几年他公  
子高曠年已十九滿腹文章此時帶回兩個孩兒也是十四岁了  
胸羅經史筆走珠璣是年三個進院一齊入泮一個喚做高卽才  
一個喚做高卽學親友填門拜賀高公十分欢喜那日席上有個  
同年鄉紳武陟源原任山西觀察丁憂在家他曾見過二高的文  
字是將來大人物心下欲將季女瓊碧擇配高卽才為婿就央個  
座友蕭韶美達知高公高公應允要選吉日行聘只有武公夫人  
蘭氏却是個極不賢的長舌婦訪知高是是個窮官不肯与他联  
姻因武公誇說女婿才貌又蘭氏有個亲弟蘭蕙侯從傍誣口藉  
揚因此蘭氏勉強從一高公從簡送了聘來回聘極其豐盛不意  
定亲後一年遇着荒年高夫人程氏又患疾而忘高公家業日漸  
凌替武公虽時有所贈究竟坐吃山空豈能長繼武公見此光景

就請卻才來家讀書蘭氏見女婿出生得清秀只是寒暄之氣逼人初來兩三月也有三分礼貌相待以後漸覺怠慢起來武公又私下把些東西與女婿寄與高公被蘭氏得知便與武公大鬧一場遂十分厭起高卻才來這卻才生性又是極孝的在制中通身衣服終日愁顏不改又不茹葷漸覺黃瘦起來凡是討茶飯時蘭氏口裡只說討去與病鬼吃這些家人婦見主母輕慢他個個都李樣起來當時也不叫相公官人背地只喚他是小高每每故意使他聽見只有武公到底敬他見蘭氏這般光景心下着寔不安就要選吉日把女兒配合了使女婿有所依托蘭氏嚷道他家也是做官的難道不知禮數六禮未脩如何就要做親武公主意定了也不顧蘭氏嚷鬧竟選定九月十三日成時合卺蘭氏竟寸物不置只這隨裝衣服若平日有几件好件的也藏起了不與瓊碧

又不許在正屋裡做房武公被罰不過只得把書館將就與他做臥房到得吉夕臨拜堂時蘭氏又罵道瞎眼老賊好端的女女兒偏揀這樣窮鬼嫁他我看他嘴臉不餓就鼓了還要指望發跡三朝疑婿客時各親俱來相會這蘭氏的大女婿洪監生是洪內翰的兒子是百萬之富的二女婿是都堂呼延祿之子叫做呼延陞文理欠通却買個奉人在身上言日來會來時跟隨童僕好不齊整只有高卻才一貧如洗寒氣逼人兩位阿姨晚上到小妹房裡看兩家有二十餘個了頭乳母輩跟隨擁進人房裡冷清不象模樣都掩口而笑蘭氏故意把些冷言嘲笑瓊碧只是忍氣吞舌原來蘭氏是個小家出身生性只愛奉承富貴嫌是非的人大姊妹兩個却曉得做娘的性子平日極力哄騙母親這瓊碧生性是個端貞的女子比兩個姐多識幾個字文理最通一向姊妹

門是同面不同心的所以今日全母亲也三言二語訛哄瓊碧心  
內暗：叫苦且喜夫婦俱是少年美貌男欢女爱十分相得高郃  
才雖是新婚而日夜書聲不輟半夜方眠武公听了深自嘆服蘭  
氏管待却才茶飯不時葷酒無分上：下：除了武公沒一個不  
怠慢他過了半年不知受了許多不堪光景一日是二月十二日  
乃武公五十歲的誕辰亲戚都來拜賀洪家呼家送的是綵緞金  
爵約有二十餘色高家不過是灼麵鞋襪之類蘭氏故意把大女  
婿二女婿小女婿的礼物排列桌上逐樣指明是某家的与衆人  
看來着去要使高郃才夫婦沒趣晚上酒席散後大家進來拜謝  
這洪呼二家面前也有斟茶獻勤的也有撥湯伺候的惟有高郃  
才撇在半途無人理他種：炎涼勢利只為蘭氏做了這樣子下  
人便奉迎主母之意順風使來不怕高郃才夫妻二人志氣綴了

一日高郃才忽然發個念頭要到長安去走一遭或者博得功名  
到手破一破勢利關頭歸到為公處將岳家事情細：述与高郃  
孝听了兄弟兩個抱頭哭了一場高公听見不知為甚原緣故私  
下去問高郃孝道你哥子回家何故悲傷郃孝就将哥子的話轉  
達父親高公嘆道這也命之所招只索忍耐罷了雖今年秋場在  
即娃子家六七千里路從未出門的如何好去得遂喚郃才到回  
前來劝慰他郃才墮了几点淚跪下告道孩兒不孝不能侍養父  
親志欲遠遊还未說完下句只見外面傳個帖兒進來說有福建  
來令到高公看時寫是寅年弟來之安拜高同年進士出迎相  
叙寒温促膝谈心原來這來公是福建汀州人高公疾更衣士又  
同在吏部覲政与高公意气相投原任刑部左給事中今服滿赴  
京特來相謁：就去開船當下高公留他便飯三個公子都出

來相部那來公目不轉睛把年姪只管看對高公稱贊道如何老年兄有這般好令郎高公謙退了几句直談到晚高公便留來公宿在家下部才對高公道來年叔此去是直到京的孩兒不如附了他船去還趕得及秋試到彼時自箇進場之策便了高公道若趕得這個便去我便十分放心高公隨將此意說來公來公喜道這是極妙的事盤費都在小弟身上不須在見費心高公稱謝夜深就寢部才隨父親到裡面來只見高公取一個拜匣在面前喚二子過來說道我兒你听我說你二人是我螟蛉之子你還有嫡親父母今我說明白与你听你須博功名到手箇得一家骨肉完聚方好便將他父親避難根由與那母親守志不字之始末細說一遍然後向部拜匣取出一本雪梅集來道這便是你父親的制作用又取出一個小封套來有字兩封又道這是你親母的手跡

二子接了跪下拜謝道蒙父親撫養成人孩兒一向未知就裡今日方曉來歷高公道你二人只要功名早就快訪你父親的踪跡要緊換了他起來高公分付部才道你今可去向媳婦說知明日要去的事也好打疊行囊收拾些路費省得明日起身時匆不及部才領命連夜歸去對瓊碧說了瓊碧料阻他不住自听他去夫妻二人說了一夜話天明起來瓊碧收拾些銀鈔之類約有五十金付與大夫呼他變賣為途中之費部才又打呼不要與丈母說明在房中檢傳当了行囊就去書房裡拜別武公武公錯愕問道賢婿為何忽想遠遊部才權辭對道承家灰之命送來年叔上京不久就回說罷拜辭武公要行武公在拜匣內取出白銀三十兩贈為路費部才收了別過武公又對瓊碧說几句心腹話忍你梢眼叫人挑了行李歸到家裡高公見部才來便問行李可

曾齊備了麼卽才指一指道我已叫人挑進來了便拜辭父親又  
到母親靈前拜過了然後兄弟拜別將那本雪梅集上下分開二  
卷各執一卷在身又將母親寫的字也帶一幅在身途一路同來  
公進京不一個月直抵長安已是七月十九日不期援例不及不  
能進場高卽才心下着忙終日悶悶又虧來公設個計策認他是  
父子隨任觀場吏禮二部都批准了高卽才因解作來卽才入試  
中式第五名好不得意感繳來公不盡到十月初各省解到鄉試  
錄來卽才把江南試錄一看方曉得高卽才中第九名高瞻中十  
二名兩個兄弟俱登鄉榜那來公兩人喜之不勝一日有個同年  
樂志彬來拜見卓上半本雪梅集便問道年兄這集從何而來卽  
才答道偶從一處得來年兄曾識此人否樂志彬道可惜好個風  
流解元一別十五秋如今不知飄流何處來卽才忙問道年兄何

處相會他又何年相別敢叩始末樂志彬就把卽十州始末細細  
說了一遍今樂卽十州被李道人神風吹去一十五年未知下落  
今盧杞已遭貶死朝廷尽赦那為盧杞貶降官員前月初十日已  
奉有恩貢衙中取出一摺紙來看却用得明白

都御史馮之吉起用吏部左侍郎 左春坊歐陽漸起用國子  
監祭酒兵部尚書霍達贈少師蔭一子 吏科給事中高成  
璧起用太常寺正卿 淮安知府梁為善起用嘉興道御史  
龍城知果郁有道起用嘉興府知府錦衣衛都指揮費而隱起  
復原官 錦衣衛千戶陸尚質起復原官 解元卽十州復  
會試

來卽才看罷樂志彬道盧賊時自為受害的官員共九十七名只  
此八員是因卽老樂連累而今尽行陞轉卽到之日卽期赴任家

君此時想已到越矣。十問道年兄若何不在本省鄉試却在北場入闈。樂志彬道小弟隨家放同卽老叔避難江右一十五年至今年正月李道人來說夜觀星象妖氣已消文星獨顯諸公可以出頭。故此卽老叔自同李道人從吳越一路尋他令卽去了家。君同小弟到淮安駐足打發小弟進京觀聖就後倒入場故得附驥尾。來卽才肚裡已是明白卽卞嘉是我親祖已有候信吳越又但不知父親在何處心下躊躇樂志彬道年兄何用費思來卽才道小弟是卽氏至感極切不能見他所以沉思樂志彬道今聖恩准十州會試他明年自然來京會試那時就可相會了。來卽才道此言有理只得安心住在長安待會試過了尋取父親未知得見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訪親闖入花宮

落火坑狂淫神院

再說霍夫人自寓潮州府後到十月中春暉生下個男兒來大家歡喜取名小春過了五年文新因想父母心中如割又思玉娘與翠樓音信不通未知光景若何豈不擔誤他青春年少一日對夫人和春暉商量要梢到江右吳越一路尋訪父母消息便道看岳父靈柩蕪候一候玉娘翠樓霍夫人久有此志未曾說出今見文新話及與女兒皆道去走一遭擇了吉日把八十金買了些藥材打扮個小客商模樣辭了夫人小姐春暉就寫書寄候玉娘文新搭了小船曉行夜宿不上一月已到南昌把樂貨上了客店次日文新偶閑步行有三里之地望見一個殿宇甚大蒼松古柏環繞茂密文新村道這樣境界必是個清修之地何不進去隨喜一番行到寺門只見上面題着青蓮寶岸四個大字又行到第二重門正門閑着傍邊一個小門子掩推開進去是一個大雄寶殿上

到殿中便倒身禮拜起來閑步忽見一個少僧出來張了一張走  
進去了俄頃間又是兩個出來探一探又縮進去不一時走出個  
中年的來向文新問訊道尊官仙鄉何處何事光臨小菴文新方  
曉得是個女尼菴菴道小生從東粵到此偶然信步行來不知是  
女菩薩修行之地那尼道原來是遠方檀越請進裡面隨喜奉茶  
文新謙說不消怎當此尼固請只得隨他進來入了小角門轉灣  
轉角方到一深院收拾得十分整齊鋪設之類色色皆精又見兩  
個少年尼姑出來問訊請坐一個十五六岁女童獻上四盞茶未  
茶罷文新起身告辭中年尼姑道尊官到此尚未奉齋如何就要  
言別文新道小生敝寓甚遠有三四里路還是早去為便那尼道  
貴寓雖遠再坐一刻也不妨文新看這些尼姑個個妖嬈你態眼  
色撩人竟得不像個正經出家人沃意要辭出去怎耐這些尼姑

你一句我一句勤心息心再三相勸文新只是默然不出一語却  
自去觀玩那壁上聯軸皆是名人書函色色可人迷炫心目信步  
行來轉過迴廊別入一室文新奪目一看見錦幕四圍沉檀樸鼻  
鬚書古玩羅列滿目種種富麗皆人世罕見之珍無窮之寶轉眼  
一張又見那透壁上掛一古琴外鐫贊餘二字文新暗想此琴材  
質非凡但未知其音調何如耳這些女尼隨後跟隨文新遊玩至  
此見其光景似不像留得他住的口中吟出二句歌詞云元許留  
春住東風利如刀其意蓋以為他有心要留文新而文新无意留  
住也文新轉身便問道女菩薩口中說什麼想是亦耽吟咏否這  
些尼姑便齊聲應道相公何輕眼觀人至此我輩皆係空門賤質  
冥皆宮室名姝性耽黃閣青灯故能捐塵念而入空門耳今見相  
公風流俊雅滿腹詩騷故不願羞耻竊欲領教于不一文新意尚

未幾這尼姑多非淫邪之徒然專好與文人談論今見文新出口不凡知必為才子無疑決意欲留他便心生一毒謔來假說相公來了半日想腹中已飢待小尼去整一味中吃的點心來請相公便留兩個徒弟相陪自己却去廚下弄了一回俄頃之間撥得一盤糕來請文新吃的文新不知是計且又腹中果然飢了况糕味甚佳一連吃了八九塊便覺身輕脚重早已瞌睡在桌上原來此糕乃秫米磨粉燒酒拌勻晒乾復浸如此五六次又和好奇花及許多熱物在內今日文新正墮其計當下見文新迷昏不醒眾尼便扶文新入內室到床上睡好又留徒弟伏侍文新自去煨下一壺熱茶以俟文新醒時口渴要吃及至漏下三鼓文新方纔漸醒來口裡還說好醉好醉開眼看時見那灯灼輝煌眾尼伺立起來穿好衣服往外就走急得這些尼姑趕上扯住乃道三更半夜

山門俱已落鎖相公要何處去文新无可如何只得漸住一宵思量明日回去罷了翌早文新未曾起來諸尼早已備得芡實茯苓糕人參龍眼干湯撥到床上要与文新點心文新俟用過早膳便要謝別出去眾尼齊道相公何性之急也敝庵甚陋絕好僻处山林別成世外又无車馬塵紛相公何不漸住几天一曠其胸襟琴棋詩賦儘可以消閑過日况我輩又欲請教一二相公以為何如新被纏不過暗想我命何蹇至此今日纔到此地不意閑步遇此這班濟尼真是无計可施急得目睁口呆欲要聲張起來怎奈牆高撞天門深似海非徒无益恐反致害左思右想无可脫身忽然想起李虛老的秘囊藏在衣襟內何不折來一看必有甚解救的方法推個解手背地裡折開來一看呆了半晌你道寫的是甚麼說話却寫道



九年方脫蓮花岸

外另紙附那保元恭氣秘術

文新看完暗想李虛老既曉得今日之事何不預先替我定下說明免遭此難倒說九年方脫此地想是天數已定罷了罷了急也先用只得安心住下與這班尼姑分韻賦詩彈琴倡和角勝繼杵在菴一月有餘個通名道姓方知老尼法号幻如徒弟水月松風閒雲三人此外伏侍的女童老姥未知其數一日見一個女童手掇了一個盒子進來對幻如道師太特命我拜上師父聞得近日得一個才子未及奉賀今先送一盒點心在這裡少頃還要屈師父與几位師兄相全過去隨喜一番幻如答道曉得了我即刻就來這個女童應声自去了少頃又有一個女童籠髮的來請道師太等候已久即同仙客一齊去罷幻如对文新說了來意文新說知道了即與幻如攜手同行走了一會方進小門又行几步

過一小橋却是佛殿入了佛殿就有老尼姑出來相迎接隨後又有四五个不削髮的少年美婦一齊接見迎入裡面分賓主坐定文新就問師父的法号那老尼答道老身賤字真空拈下坐五人皆是愚徒名聞如寂如空如靜如皎如皆是闕闕名家在此修行一向凡心不動道念甚深昨日聞說幻如師兄接住仙客那後生輩聞及仙客出風入雅絕妙詩才各自見猶心喜不揣固陋竊欲班門弄斧未知相公其肯賜教否文新謙言非才瑣劣何足當品題彼此閒談一番便欲奉杯入席挨次坐定輪流把盞猜拳行令飲次文新見那未坐一美婦年可十五六生得分外秀媚詢其首身知為皎如此人才高道韞出口成吟文新見他加敬十分他亦十分敬愛文新言設之際不覺紅日西沉杯盤狼藉各自起位間步少頃女童獻上香茗文新吃了九杯女童提灯引文新往睡文

新住此可是數十餘天自此真空幻如這為冥主若非東院排筵  
即是西菴設宴日復一日光陰迅速文新住此不覺有九年矣欲  
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七回

老封君現詩憶子

小公子得意回鄉

却說邵卞嘉和樂與人匿跡于施宏德之家春去夏來秋還冬往  
轉盼之間過了十四年到十五年春正月初旬李虛老來望他一  
見面便稱賀喜說貧道夜觀星象奎光炳于紫薇之間應賢人得  
志之秋僉壬消忘之日二公俱可以出頭矣当下就請他離了地  
窖在所上來坐李虛齋對樂公道賢喬梓氣色煥發秋間並有佳  
音即今當往貴省一看家园星夜作速進京明公准予淮陰一路  
伺候輪音今可即先止上功名垂手可得賀道同邵卞老遊吳越

想這樣年紀牽止中節好李致、但未識胸中如何便欲試他一  
試因是乍會不好多詢甚話馮公畧、問他家中之事繼祖也只  
到謝馮公昭拂之情後又詢些閒話相別馮夫人進內去相會霍  
夫人春暉彼此盤桓半日方歸次日馮公差人送個通家待生的  
名帖來請他便飯就同他公子馮翊出個題目同試一試却是詞  
馮江湘氣吞牛斗馮公看了大加欣賞嗣後常請他去會課到馮  
庚子年霍繼祖是十五歲其年是科年遂得進李儒士科牽進  
場高中是十七名馮翊中三十五名赴過鹿鳴宴歸家拜見霍夫  
人春暉喜之不勝此時聞知大赦可以回家馮公親送公子進京  
會試就一路送霍家、眷回藉自潮至越不兩個月已到嘉興府  
霍夫人回到家裡門閭不改家業荒蕪賴有霍公妾姪霍京祖掌  
管不至十分零落当下傳遍了許多亲戚不一時黃公夫婦王娘

翠樓却回來探望霍夫人命繼祖拜見姨公姨婆黃公驚問道此  
位何人霍夫人在簾內答道是小女春暉之子黃公又向甥婿何  
人霍夫人道是長安解元卸十州黃公道何時做下這頭親事霍  
夫人道根由甚長容日細陳黃公又問文新如何不見霍夫人道  
亦有緣故摠俟吳日詳稟遂命繼祖在外相陪這裡黃夫人和霍  
夫人相叙淵衷玉娘翠樓與春暉相見哭了一場忙向文新向往  
春暉扯玉娘到半途去將父親舟中配合到廣生子及要尋親別  
去至今不知下落并小春僥倖得中細述一遍就喚繼祖進來拜  
見玉娘繼祖朝上拜了四拜春暉又命拜見翠樓翠樓再三推遜  
沒有這理春暉正色道我今三人都是姊妹我之子即姐之子  
姐之子若不以我之子為子將祖其父為何人耶翠樓見春暉說這  
話方受了兩禮兩人把繼祖相了又相見他狀貌與文新無異不

竟視此思彼掉下兩行珠泪引得春暉也潸然泪下霍夫人就湊  
黃公陪了馮公飲酒留馮公一同住下老姊妹兩人把久別相叙  
就把文新之事說明黃夫人不勝歎吳次日黃公先回去過了五  
六日馮公推捉起身會試霍繼祖拜辭祖母併母親夕娘等春暉  
把文新所作雪梅三集付與繼祖道這是你父親所作你可帶往  
都中一路訪問長安解元卸十州便是你父親兩耳有穿痕為記  
的繼祖拜受了自一路同馮公父子進京會試不知後事如何且  
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初道尊攬穿慈海 舊解元再步蟾宮

不題霍繼祖進京會試再表文新陷在青蓮寶岸不能脫身到第  
九年八月初六晚上暗想李道人說有九年災厄今已及期未知  
有甚机緣脫此陷坑正在沉思之際那真空等又備極盛酒來請

文新与象尼正在暢飲欢呼忽听得外面兵兵打將進來其是利害慌得文新与象尼不知所措正是灾從天降無處躲變起蕭牆難預防者官若不察煩待小子自前至後委曲說來方知端的原来這青蓮宝岸向是藩封的王府屋宇弘遠真可藏垢約汚乘出家的都是大户人家失節的夫人小姐弄出事來父母不忍置之死地又碍着大家規矩不好休棄改嫁便多与業資借此藏身仍旧宣淫覓偶往人引標致男子進去不再到死不放出來這董東西两房老幼尼姑共三十二人六七年前曾有個山西客人來南昌生理姓初名五裳帶個讀書兒子初逢來游幸偶然間步到青蓮潭來望見殿上一個少年尼姑接一個穿玄色的少年郎君進去好一会不見出來初逢疑心坐在殿上观望直到日落不見有個就鬼及至裡西門声响見是兩個老道婆楊了鑰匙出來

此帙 接下 第三 帙

△

間訪有二兄消息冬尽春初或者得晤明公于越地也未可知遂選吉日施弘德設祖帳于郊外痛飲一番洒泪分別樂公往福建到家數日便同樂志彬北來同家小在維揚居住打癸公子入京援例進場到十月中已知志彬中了自已遂授嘉興兵備道竟領憑赴任不題却說卻下嘉同李虛齋下了船一日來到京口李虛齋叫下嘉就京口尋房安置下嘉遂令家人陸德星夜往長安探望家鄉如何光景就進京打听朝事何如陸德領命進京去了那卻下嘉同李齋公見風和日暖遂垂舫遊覽江山之勝舫到金山見夕陽西下新月東升兩人遂登山投宿僧房次日遍遊寺院見一精舍封固甚密詢諸寺僧虛白道此乃霍尚書傳觀在內下嘉失驚問道是几年寄項在此虛白道是十四年有位老夫人同兩位小姐舟過此地聞說是甚麼降貶的家屬要往廣東去因此種

這間房寄頓此樞不意一去數年杳無音耗可煞作怪一向平安無事近來兩三月間裡面啾啾吟唱之聲傍晚有不怕事的在門鐺裡張探見有烏紗紅袍的官兒在內侍從之人擁滿一堂那人嚇壞了回去大病一場從此外面封固寺閒也不敢走到此屋左右卜嘉道這就是為我受累的霍道翁了決要開門一看虛白道相公不是我要的若沒甚祭要不開也罷卜嘉味道天太的事有卻某在此斷不遺累師父虛白無奈只得取鑰匙交與卜嘉自開開去了卜嘉叫阿壽開了鎗推門入去見中間停着靈柩一張小桌上供了靈位寫着故兵部尚書道菴霍公神位傍寫孝女春暉甥文新奉祀卜嘉着了先遜李虛齋揖過然後倒身下拜道不意長安分袂遂成隔世皆卻未不才遺累知已倘九原有知能無怨桐遂着阿壽渡江脩辦祭筵又見壁上有詩一首迴

蟾宮獨步正佳秋 忽際迤邐改跡遊 已撒椿萱視欲斷  
又虛琴瑟泪長流 喜隨山佩東東畧 愛接天恩下鳳州  
萬縷愁情誰似也 一江寒水向東流

卜嘉讀完了想詩中之意隱隱是十州口氣細看字跡亦與十州無異又看牌位的字也似他筆跡心下暗想這字明是我天師的手跡難道他就在霍公處棲身不成少頃阿壽挑了一桌祭筵擺在霍公神位前卜嘉三行拜奠泪如雨下焚帛之後收了祭筵即同虛齋享了酸餘又送白金五兩與虛白為香灼之費自回鎮江府不題却說春暉小姐自文新去後過了一年小春已長成七  
三春暉命霍忠置辦一色書籍親自訓誨幾到十卷五經皆通取  
名霍繼祖春暉自教他作文一十二卷已是三場通透一日後門  
住的老團公之來對霍忠道霍老哥俺家馮谷和夫人采望你家

小相公老夫人哩霍忠批入內報與夫人及小主人知道你道這馮公是惟就是那都御史馮迪菴他為卽下嘉父子之事虛耗把他同歐陽漸俱罷官而回那年霍忠入城尋寫時偶然向着他營園的周老周老稟知馮公馮公也知道霍公一體為着卽下嘉之事有心要煩他恰好有几間空房在那裡所以一說便允了霍夫人迂進去後閑斷中堂內外囑絕後無大見霍家內卷的面馮公曉得霍家治家嚴肅不好來動候只常着人送些盤盒進來這幾年來忽聞讀書之聲晝夜不絕心中十分羨羨人訪問却曉得是霍夫人外孫令婿又不在家間說是霍小姐親自教子一聚奇異故今日特來要認那好讀書的孝生因同夫人來候霍夫人當下霍德相迎接馮公入來作揖看坐晉接之儀絲毫不失馮公暗稱奇坐定仔細把他一看好個俊秀郎君如玉碾的一航又

口

此株  
聯上  
第三  
帙

閑門看見了初逢大聲喝道你這人這樣時候在此張頭探腦想是個賊人麼初逢道我是在此閑玩道婆道閑玩的事諒在青天白日綠何到這時候我若叫起地方來拿到官司打死你這野賊初逢被他罵了遂步出山門一踏想道我明見個人進去如何到晚還不出來若是尼姑的亲戚也沒有個後生男子僕好住在尼姑菴裡的理其中必有蹊蹊明日早來窺看若有甚必破綻來好教這些妖尼難受得我老初手段回寓宿了一夜明日帶個家人又到菴來進到殿上不見有人行動看那昨日走進去的門兒緊關着初逢停了一会見一個尼姑閑門出來見初逢兩人立在門口便說道我這裡都是文僧從沒有半個男客進來客官請尊便為美初逢道我們不是要進去頑耍是因昨日有個舍辛年纔二十多歲身穿玄色綢道袍戴方字巾到你裡面去如今還

不見出來我在此候他你可喚他出來說他家中有事等他哩那  
尼姑听了滿面通红勉強應道我這裡那有人影在此又有一個  
標致小尼姑出來問是何事老尼便把初逢的話述了一遍這小  
尼姑也張紅了臉說道有是有這個人進來只是立刻就出去不  
曾停步在此初逢見兩人說兩樣話料必有蹊蹊便大着胆要跨  
進門去兩個尼姑慌了抵死推開了門一迭要撈他出去一迭要  
強走進來正在喧嚷驚動了裡邊走出六七个道姑來帮着兩個  
夾七夾八罵起來就拾起磚角石頭打出來初逢忍住了氣同家  
人回到寓中過了四五日到城隍廟見貼一招牌寫道

原任鄆州府知府孫于玉係山東青州人任滿回家偶過此地  
有次子孫繩武年二十步頭戴萬字巾身穿玄色道袍面白鬚  
身隨一童名盛美年十四步而死而白身穿青布道袍今十三

日偶出闲步至今七日不知去向四方君子有扶信來報者謝  
銀三十兩决不食言批紙是實

初逢看罢拍手稱奇歸到下處就把他前日老中親見的事併金  
批紙上的言語對衆人說了衆人道雖此事有些巧合但天下事  
儘有極幻的也不可膠滯况此菴俱是鄉紳家眷在為出家誰人  
敢去問他一日有個周六官從西關來看他父子初逢又把這話  
述与他听周六官笑道這事也不為希罕我那裡西門曾家三年  
前有個廣東賣藥材的客人叫做文新生得少年美貌投宿他店  
次日往街上闲走一去不回至今三載杳無踪跡初逢道莫不是  
也被這小尼姑弄進去了從此初逢要笑那菴中只是沒個罅隙  
可以圖得佳了月餘他父亲討完賬日收拾回山西去了這初逢  
到家几年間中奉朕捷在兵部做了半年主事就陞為江西南昌

兵備道領馮赴任正值鄉試及期那典試工科洪大任是他同年八月初二日貢院遂無故發起火來千軍萬馬拍救不熄一霎時把一所貢院燒做白地一時起造不及典試官會同撫院商議尋個公所暫作棘院初道尊說青蓮岸裡廣大可以借用各官道果然可用緣有了這個話頭各官便寫書來討分上撫按倒有徇情之意怎奈初道尊攛掇主考只不作准尼姑慌了央人送五百兩銀子討情道尊又不肯受尼姑只得去央致仕鄉官鄭閣部來護法指望要來彈壓初公誰知那初道尊是有性子的見知相公說話侃々又見他發告示掛在青蓮岸國首觸了他怒便同試官商量点齊一百名營兵將巷門前後圍住自率了巡捕官押二十名家丁打將進來這些尼姑為了借菴之事連日悶々不樂恰好這日有了閣老護法又有告示張掛以為無事正在那裡飲酒取樂

忽听得喊声大震不知何事嚇得這班尼姑屁滾尿流到处躲匿都被獲着那軍上齊發吉喊東尋西覓兩房共搜出五個男人三三十二個女人牽在一処初公点明封鎖房間帶一行男女到衙門裡來立刻就審兩個是同胞兄弟福建人為商客到此又兩個一大一小就是前年所見那穿玄色的少年初公便問道你可是山東孫知府的公子孫繩武这小的喚做美盛宏兩個叩頭道正是老翁如何曉得初公道我已知得久了又問一個少年道你可是文新麼文新也叩首道小人正是初公道你是做甚麼的文新道小人是讀書弱冠也曾遊庠過不意八年前偶然到菴便被番住今蒙老大人打開羅網得見天日實為再生之年五人供詞与文新不甚相遠初公喚衆尼問道这五人說話是不差的麼衆尼俱叩首請罪初公錄了口詞命鎖在後堂撥三十名快手看守明



日五鼓坐堂喚四門總甲着該衙喚三十二名繇夫無力娶妻的  
進衙來總甲領命不消兩個時辰俱喚至總甲呈上花名初公就  
喚齊三十二名女僧用三十二張票寫一個男名配一個女名寫  
完當堂逐名烙票領去成亲凡卷中所有細軟皆听諸尼自認領  
去過活這六十四個夫婦一齊叩首拜謝去了初公叫兩個福建  
人各賞十兩盤費令他回鄉又令書吏取三十兩程儀送与孫公  
子又差浪船一隻直送到淮揚交界孫公子拜謝去了初公晉文  
新相貌俊偉因問道你說是個庠生如今卒業還來得否文新道  
還能勉強完篇初公便出題面試文新拈起筆來揮成一篇呈上  
初公看了字、珠玉言、錦繡大如稱異道若以此作像足矣過  
的前輩不像且青衫的文新尚未知盧杞亡過只含糊答应道不  
敢初公也認他真是懷才未遇的秀士心中有意要拔他現場就

留他宿在內堂打轎去會典試官先将尼姑之事細述了然後又  
對他說有個嫡姪在此隨任讀書要本處宗師補名送試洪公應  
承了初公遂去拜孝院將嫡姪初文新做個隨任求他補名送試  
孝院也允了將青蓮岸改做貢院更期八月十五日頭場三場考  
過揭曉時初文新中了解元報到初公衙內初公大喜是夕与文  
新飲酒文新叩問朝事方知盧杞已死又蒙恩赦級把自己真姓  
氏履歷對初公說了初公驚駭不已文新會遇同袍拜謝初公連  
夜到建昌尋李虛齋處細訪方曉得父母一向在施弘德家中今  
同李虛齋一踏反尋他去了心下沒主張起來不知父親往那一  
處去尋我、今到那一處緣會着父親忽又想道如今也是個急  
難之際一癸把李虛老的字折來看罢忙取出折開看時上寫道

可先到京會試

文新看了只得把尋父的念頭暫止住連夜催舡進京行到京口  
叫泊舡在金山下起來看霍公之柩預備香帛尋到旧處叫當  
家虛白取鑰匙開門虛白問是新科解元就分付徒弟收拾菓盒  
然後來候文新進去拜謁異慟哭一場去看那壁上詩句一塵不  
染像是有人拂抵的因問虛白道這壁上詩句曾有人見過虛  
白道春間有二位居士到此一姓李一姓邵說是霍谷的故旧也  
曾祭過一番曾見壁詩句不住的鑑賞嘆息而去文新聞知父親  
道此不得相遇又哭一場虛白就請文新用菓盒文新送虛白  
金四兩遂登舟而去欲知後事待下回分解

五樓春卷三終

的先在東廂裡走出來那人看了文新像是認得的目不轉睛把  
文新來看文新見了那人也有些面熟一時想不起來及回到房  
裡相來看人好像家人陸懋就叫店主人來對他說道你可替我  
去問后面客房裡有個穿綠油衫的客人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  
店主進忙到後面來恰好那人也走出來一見店主便問道你可

文新看了只得把尋父的念頭暫止住連夜催舡進京行到京口  
叫泊舡在金山下起來看霍公之柩預備香帛尋到旧處叫  
家虛白取鑰匙開門虛白問是新科解元就分付徒弟收拾菓  
然後來候文新進去拜謁哭一場去看那壁上詩句一塵不  
染像是有人拂抵的因問虛白道這壁上詩句曾有人見過虛  
白道春間有二位居士到此一姓李一姓鄒說是霍谷的故旧也  
曾祭過一番看見壁詩句不住的盤賞嘆息而去文新聞知父親

玉樓春卷之四

第十九回

冰仙泮父子同登

綵絲牽夫妻重會

却說初文新別了虛白渡過派州直抵山東濟寧州方登陸路催  
了生口望河南進京一日行到一個鎮上天色已晚便去投宿客  
店那店主見封條上是會試解元分外奉承就擇一間潔淨房子  
與文新宿歇文新因要解手走到後面來撞見一個穿油綠布衫  
的先往東廂裡走出來那人看了文新像是認得的目不轉睛把  
文新來看文新見了那人也有些面熟一時想不起来及回到房  
裡相來看人好像家人陸樹就叫店主人來對他說道你可替我  
去問后面客房裡有個穿綠油衫的客人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  
店主進忙到後面來恰好那人也走出來一見店主便問道你可

曉得方纔那位穿耳的相公姓氏麼店主道這位是江西解元姓  
初他方纔喚我到房中去叫我来問客人尊姓大號住居何處那  
人听了自言自語道若說解元兩字是了只是不姓卽如何似我  
家相公一頭說一頭同主人走到文新房裡来把文新左看右看  
文新也把他仔細一認不甞問道你那客人莫不是姓陸麼那人  
也問道相公可認得集賢村卽解元麼文新道只我便是那人听  
說倒身下拜道小人就是陸懋不知相公在焦山下改粧失散一  
向在何處如何改姓了初又說是江西解元文新喚他起来把十  
五年的根由細細說了就問他老相公奶子如今在何處陸懋也  
把家主一向事情說了我今打听盧杞已死合家遇赦無事要去  
報知老相公不意到此遇着相公兩個当晚合做一房說了半夜  
話方睡胡景文新道我身遂正少人伏侍你且隨我進京待會試

過了同下来罢遂帶陸懋望都進發一日來到集賢村自家門首  
只見塵對門戶草滿堦除甚非昔日光景開門入去陸懋打掃所  
堂鋪設椅棹數日內這些亲戚朋友尽来接風賀喜倏忽過了殘  
年到正月下旬進京尋寓至三場考完揭曉時文新中了二甲第  
一名来却是探花高卽李奎繼祖一在二甲一在三甲此時海  
賊倭寇攻破了几處州縣皇上急欲得個文武双全平伏東南地  
方恰好見文新的策論有經濟之才御筆親点江南浙江福建廣  
東等處四省綜節將領總督軍務都察御史賜上方劍一口四品  
以上官員請旨定奪四品以下官員先斬後奏聖旨一下立刻起  
程文新得旨回聖湖息不服過會同年卽日兼程南下遂帶了長  
班家人陸懋逐驛乘馬不一個月到了淮上卽卽淮安府討了一  
隻大座船連夜行至泇州慌得文武官員忙来迎接却掛了迎

三才表  
卷四  
脚際不相見泊舟金山下上崖祭奠霍公灵極住持僧出山明曉  
接地方保甲挨擠伺候文新進去拜謁完了纔到方丈只見一個  
道人綸巾羽扇葛衣草履昂然而入大喊有二兄別來得意勝尋  
這些衙役不知所措文新奪目一看見是李虛齋急下堂迎接就  
向家大人何在李虛齋道人尊令堂俱在鎮江府城內居住文新  
听罷就携手下舡到鎮江來不一時過了江泊住舡同李虛齋尋  
到卜嘉處文新進內拜見双親十六年一别今日父子重逢且得  
顯官喜出望外文新就把十六年情由并生子改粧細細說了一  
遍十嘉夫妇听了牽手加額道不惟富貴又且得孫成人生之大  
辛一家歡樂自不必說次日行牌到嘉興府去說本院不日接臨  
自己乘一隻快船連夜赶到嘉興府來同一個承差韓孝私行見  
城內城外官吏紛紛打探迎接新任都令十州分付承差在城外

等候自己入城向到黃尚書門首見舊時老門公在門口捉虱十  
州問道公々你可曉得你家小姐与翠樓兩個如今好麼那老兒  
把他一看見他一表非俗不敢怠慢便應道好是好只是小姐沒  
由來做望門寡立志要嫁卽解元又無處尋那卽解元的踪跡如  
今三十一歲了還同翠姐兩人苦守書檠者經念佛你何故動向  
十州道我是你府裡舊時文新的兄弟故此問及那老兒听了罷  
了捉虱披起短衫一把扯住道你真個是文新的兄弟麼我家小  
姐正要向他信兒我同你到霍夫人家去見我家小姐十州驚問  
道那個霍夫人老兒道就是我家小姐的姨娘流徙廣東旧年遇  
赦回來一去十五年不但一家無恙更喜霍小姐生下個卽君來  
今年纔十五歲中了進士如今許多報錄的人在家熱鬧哩十州  
听了曉得春暉已歸小春已中同榜狂喜出神同老兒一齊奔到

霍家來到得他首老門公跑進去報信此時黃夫人已回去車馬  
至娘翠樓與霍夫人春暉正在閣上閑坐聽見黃家老兒來報此  
話一齊出來探望先着霍忠出來問信霍忠到所上把十州一看  
認是文姑令十州把霍忠一看認是霍忠便叫道霍忠你可認得  
我麼霍忠听了声音一心是了便跪下道相公就是文姑令十  
州道正是你快去報與夫人小姐知道我要進來相見霍忠喜極  
一踏喊進來道夫人小姐快來迎接文姑令回來了霍夫人听了  
歡喜自不必說玉娘翠樓春暉三人听了這一喜吳死中得活  
暗室得火大家跑到後堂來分付霍忠快請進來霍忠重到外所  
請十州進去十州步入裡面先拜見了霍夫人後與玉娘春暉翠  
樓行礼畢同進春暉閣上春暉問道你那日往江西去尋公、波  
、在何處沉埋十年十州細還在江西青蓮岸內九年彼廝和道

尊救出改姓得中及今授四省都察院情由說了一遍大家歡喜  
春暉道若是這等說來你與繼祖孩兒是父而同榜曾會遇面來  
的了十州道我因是回來要祭這些同年都不曾往來雖在曲江  
會酒半口見一個少年姓霍的還有一個姓高的又有一個姓來  
的三個俱是十五六歲的少年我意中七分羨他不想姓霍的就  
是我孩兒但未知我別後他如何就中得奉春暉把自己教他讀  
書及馬公請他事情委曲說過又微笑道你如今還有一件喜事  
你今尚未知哩你方纔說那姓高的是你何人十州道不過是我  
同年兄弟春暉笑道只怕不是你的兄弟倒是孩兒的兄弟十州  
驚問道這話怎麼說春暉道你去向玉姐、翠姐、他自曉得今  
我要下閣去十州扯玉娘翠樓兩隻手要向明白玉娘將別後至  
來年八月中生下孩兒說到這話就紅了臉叫翠樓說翠樓說

養了兩個孩兒被茹公子竊去及高知果保全兩個孩兒教養讀書一取名高卻才一取名高卻李同年入泮今中的高卻李便是我和我的骨血十州大喜道天下有這樣奇事有高公這樣好人但高卻才不見想是不曾中然中了卻李已是天大的欢喜了王狼道兩個孩兒是差不多几日生的又是一樣面孔辨不出你我如今中的不知是我養的是翠樓養的實是難辨翠樓道有何難辨我記得小姐產下的孩兒左右腰間相對有個黑痣奴養的孩兒腰間是無黑痣的王娘喜道你倒看得仔細日後就易認明了就向十州道我和翠樓終身的事你如何對我父母說十州嘆道這也何難我明日就公坐察院了少不得嘉興一府官員都要來參謁我就命樂道尊与和知府到尊翁處作我選個吉日乘龍便了王娘二人掩口而笑須臾擺上夜飯來大家開懷暢飲直吃到

夜深方嫌撤席淨手去睡春暉床在右間玉娘兩人床在左間春暉要讓十州先到王娘那邊去王娘要讓十州先到春暉這邊來彼此扯謊了一回十州只得先在王娘翠樓處叙了半夜然後到春暉床上来這一夜四個人如膠如漆話長漏短天已微明大家起身盥栢了一刻十州吃了早飯別過夫人等就走出城到飯店上叫了承差韓孝復入城來行到察院衙來十州直入後堂看守的衙役不肯容他進去韓孝唱道察院老爹在此你們不得放四嚇得這些人魂不附體韓孝就把後堂開了替十州換了公服先寫一面牌掛出去說本院即日行香這許多官吏聞報按院已進衙門駭得魄散九霄急、亂馬來候到得接門見已掛着行看牌許多官吏候按君出到亭裡喝廟演書過了回到察院眾官邁上揭帖按君分付單請樂兵令柳太令兩個相會先是知府郁有道

進福庭參過就請到後堂十州謝道向年龍城吳家君家老世臺  
大惠次又以寒門不幸累世臺林居數年郁有道理會不出打恭  
道卑賤并未有惠太老先生老大人莫不錯認了麼按君笑道前  
年治龍城時為五馬強盜一事家君承世臺數千金之惠咱道忘  
記了郁公道這事是長安卻下老的事老大人何以知之按君笑  
道名十州号有二的就是小姪郁公失驚問道老大人是改姓高  
奔的了按君道是畧問了几句倭寇消息便起身告辭去了按君  
又清樂道尊進按君接住相揖道老年伯自京口一別倏忽十六  
年愚父子深感之情難以言尽樂公一時不認得按君就是卻十  
州呆睜了眼把按君看按君又道佳山分袂之時老年伯不記得  
小姪改粧分散應說到這話樂為善仔細一看又認兩耳方說道  
你莫不是有二貧姪麼按君笑道小姪正是就把焦山別後情由

說了一遍今欲求老年伯與郁公為冰人之意說了樂為喜道這  
個在老夫身上明日就去効勞說罷告辭出去到了明日約郁知  
府同到黃府來黃公出來迎接進內分賓主坐下樂道尊就把相  
公求親一事說與黃公道兩位公祖見教自應領誨只是小  
女有個緣故立志不字今已年逾三十俟向這小女方敢復命樂  
道尊道今愛立志不字莫非為卻解元的緣故黃公道正是為此  
樂道尊道晚生不是對頭也不敢說這和大人就是卻十州他改  
姓了初如今又中了江西解元把焦山改粧始末復叙一番黃公  
駭然大異只寫允諾擇日成親王娘翠樓重赴前盟自不必說未  
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風流種爰友離官 美秀童拚身救主

且說雷繼祖同馮翊到京會試名列傳炉馮翊與高瞻樂志彬俱



是二甲曲江會宴後逐日相會只有高晦高即亨更有與不意探  
花又是他亲兄弟揆選時霍繼祖選江西提李副使馮翊選浙江  
二和果知果高即亨選江西饒州府理刑惟高晦與果志彬俱在  
詞林來即才授翰林院編脩閱他表申議論與初文新矣異俱得  
文武之机龍顏大悅所以初文新特授為四省督師後思四省寫  
遠一人難以總理故又授即才為四省益軍參贊机務與初文新  
協同禦倭旨下之日來即才謝恩出都帶一個書吏富高藏好室  
勅即日長行心下思量未曾尋見父亲日到吳越先訪父祖或者  
父亲在那裡亦未可知因此星夜趕程分付富高若路上有人盤  
問只說我是秀才你稱我即相公便了富高領諾一日來到高陵  
果店家停宿來即才偶犬同寓高到鎮上閑步見一個酒店十分  
精雅一個少年窈窕在外出歸來即才一時眼裡火起停住了脚

凝眸看着恰好有位官員走來你道是其人原來是一個在朝的  
吏部文選司郎中姓馮名成名姚江人今年纔二十五止最愛龍  
陽若是遇着姑蕪子弟不弄他上手死也不肯放他只因父死了  
憂在家一年前看中意了一個極美貌的小官人乃是姚江果裡  
門子心上愛慕他就差幾個家丁將那門子誘到家來後知果若  
人來討他只是不肯放出知果就要動他一本說守制之年豈  
容胡為爲了巡按是他同年竭力調停又叫各官替他解纜那知  
果碍上臺分上只得罷了他竟由這門子受用愛如吳室啗作秀  
郎寸步不离少服滿進京便服儒中帶了秀郎也來閑步方到這  
酒店門首他的風流眼未嘗覩着那店裡的佳人却早看見了這  
個看佳人的才子見他風流俊雅恰似子都再世宋朝更生這馬  
吏部一片神魂吸在三十三天去了來即才正看得店中女子有

三教看  
趣回轉頭來恰與馮吏步打個照面馮成名便作揖下去問道台  
兄何往來卻才見他飄然不凡忙答禮道小弟從長安來成名道  
名從長安來正要請教一信指一指店中道此內似有文君敢與  
吾兄暫解金貂少談片刻何如來卻才就同入店來店主請到一  
間潔淨房中坐下馮成名悄悄分付秀郎對店主說不拘銀數但  
揀好的俵設擺來又分付道你可私向那相公的管家細問他  
履歷他若問我時你只說我姓成是個青衫不要講真話秀郎領  
命出去他兩個對面坐下馮成名問道台兄大號仙鄉何處卻才  
道小弟姓卻名才維揚人氏因探親來此今將返舍敢向長兄台  
號馮成名道小弟姓成諱名姚江人氏意欲往一個舍親幸接辭  
光三生有幸正話之間忽見排下許多蔬菓一壺酒兩副盃匙成  
名起身一拱道旅舍草具聊敬數杯幸勿罪褻卻才道台駕後來

此東還應小弟為主成名笑道正要相聚吞日相擾二人言論投  
机觥酬交錯彼此量好飲得有一具直飲到二鼓卻才起身告辭秀  
郎算還了筵就問他借盞紗燈一齊送到卻才下處來方纔相別  
成名訂道小弟明早尚欲一面當戴星而至幸兄少徒卻才唯唯  
成名快々別過恨不得這夜就同他睡在一室回到寓中准々相  
思了半夜雞方初鳴便爬起來催水來洗臉忙々收拾一副鋪陳  
取二百兩金藏好分付三個家人先帶行李進京單喚秀郎挈了  
行囊來到卻才店中那卻才正在那迷淨臉看見成名進來忙々  
相迎請進坐下見他帶了行具却不明白就致謝道昨晚重蒙台  
費今朝正要到尊寓叩首奉別又承光顧益增感愧成名笑道荒  
四草々有衰高負持來刑清無趨陪一程卻才道怎恁好勞長兄  
轉送成名道弟有一敝相知住在維揚趨此送兄之便就去看他

三校者  
一齊兩得卻才听说同行亦甚欢喜当下催了四個生口并轡而行  
行晝夜叙談似膝投膠凡到馬頭上成名便不惜銀兩廣置酒肴  
羅列滿筵連富高也受用不吝行了半月兩個已極相知只是卻  
才说得都是正經言語成名不好插得半句邪言雖有時飲酒戲  
謔假作醉態微言撩撥怎奈卻才器度高雅外溫而內厲隨你擺  
浪咲傲終是不乱夜間雖有秀郎洩火而一心一念却在卻才身  
上漸有木途之回田下之心起來不覺面貌消瘦每夕歎之  
時忽恁長吁短嘆卻才意中驚疑不知他有甚心事当作此態一  
日行至河南衛輝府天色还早成名懶倦就上店歇了卻才見他  
畧有病態懶于接說就叫富高去買些菓品下酒自己却在外閑  
步成名見他兩人不在私对秀郎道我的心事量你必曉得秀郎  
道老令心事我便曉得也每用畢竟卻相公曉得纔好成名咲道

你有甚魔法兒使卻相公曉得秀郎道我倒有個法兒在此老令  
如今有三分病當卻相公的言便粧做八九分病起來行路不移  
那時就尋一個空房安頓几日我便好將老令心事說与卻相公  
知他若是心軟念老令這樣病或者肯曲從也未可知若是心硬  
不肯相從索性絕他罢了也少不得老令空害這相思病把人悶殺  
了成名听了欢喜起來拍他肩頭道我的知心人這話請得妙但  
是你与卻相公兩情從未親洽如何就好把我的心事对他说不  
惟他不好招架連你也難開口不若我拚你這個身子先去伴他  
幾宵得他和你有情了然後好乘間說我心事秀郎面紅一紅道  
羞人答：教我如何去勾引他况且老令心事未遂倘他日後不  
肯招架可不枉拚着秀郎的身子了成名道痴童子我為卻相公把  
一個天官都搬在半途万一一不得到手相思病癸連他軀也置之

度外何有于你如今把你當個香餌釣他一釣名釣得來時你便是個功臣我築壇拜仔便了說罷便要屈膝下去求他嚇得秀郎慌忙跪下抱住道老谷不要心慌等秀郎去做就是話猶未了只見卻才人來隨後富高掛下盆來請成名入席成名道怎好相接卻才道之機兄多矣今日聊具數味與兄清談片刻成名因有了秀郎這句話在心上便也十分快暢與卻才說：「唉！吃到八九分田地成名自言自語道：『怎處怎處』」卻才問道：「台兄有何難事成名皺眉道：『弟因這秀郎性子好，身上衣服日，要熏香動用之物時，要揩拭弟素愛兵潔淨出外時用他抱足而睡』」卻才笑道：「這樣妙話台兄未必肯答他右之後睡成名也笑道：「抱足之外弟亦與他用但是一刺也少不得他的近來因此抱恙晚上偏喜獨睡叫他同尊使暫時睡幾宵他抵死不肯情愿着衣獨卧弟想

此炎天時候沒有蚊帳如何睡得入得容他同睡只是甚不宜更添了許多病是此隱情卻才嘆道：「這也何難小弟生平是個坐懷不亂的台兄若不疑心不妨斬論尊寵在弟床上睡罷待尊休寧健喚去便了」但台兄不放心耳成名笑道：「名卻兄這樣相諒沐德多矣就喚秀郎分付道：『我為身子不快怕人合睡我方纔已求過卻相公今晚你可在卻相公床上睡去待我病愈時過來睡』」秀郎即應聲曉得到了晚上卻才上床睡了秀郎走到床前脫去衣服便同卻才一頭睡下身子背著卻才就懶懶睡去卻才摸他身上十分光潤一陣頭髮香氣更甚可愛心中便接納不住了」這卻才离家十月餘虛火已盛又見名夜夜和秀郎同宿原有二分熱眼今夕天降下這般便來豈不動情這秀郎是為主人盡忠有意來奏卻才這睡法又是個極便的陣勢卻才用些工夫就美進去

此中妙境难以言述况秀郎且老在行的一時醒來下面就用起  
奉迺的工夫把邵才弄得二十四分的快活事、接定睡去到得  
天亮秀郎看、邵才微笑一竿入就起身去伏侍成名起來又行了  
教、已到山東青州府邵才受用過秀郎數夜兩個情意相厚  
這成名因要圖邵才上手倒恰個秀郎伴他常對秀郎向信秀郎  
只是搔首他性急起來初時、只是傷病已後漸是、病來到府城  
歇下癸起寒熱來一夜呻吟不絕秀郎邵才都嚇壞了一夜守在  
床邊明日就請太醫來調治、太醫道右脉心火肝火俱熾、乃思  
醫之病恐非一二劑可治、須要慢慢調理、二十日方可漸減取  
湯藥來成名又不肯吃直待邵才親來勸他勉強咽下一口、隨即  
吐出邵才去摸他身上似火、出一舩作熱秀郎見主人恁樣光景  
墮下泪來邵才心上亦甚、  
忽一來聖旨在身上任要祭二來成

名待他情厚見這病勢來的沉重恐有不測、難以為情故此甚不  
心安到第二日只是這樣光景不見減些、邵才坐在床沿上成名  
挽了他手道小弟與兄高陵萍遇便竟惹、不忍拋別不意云知  
二豎見侵夢寐不寧、各有不幸小弟上有萱堂下有妻子望兄念  
一日之誼稍垂顧盼則弟虫死猶生矣說罢嘆了口氣墮下泪來  
邵才也不覺墮泪說道長兄疥癬之疾何用掛意但寬理調理自  
然痊愈成名遂合眼睡去邵才走出來秀郎嘆道好端、的天大  
富貴沒有來由斷送在此邵才問道秀郎你怎麼說這話秀郎欲  
說不說兩三次邵才道痴子我和你家相公是自家骨肉一舩的  
何事不可對我說秀郎道事到此地我也不得不说了我家相公  
這病是邵相公累他的各有不幸到箇羅天子面前也放不得邵  
相公邵才大驚道這是甚麼說你快、對我說個明白秀郎道相

公若肯救他時我便說若不肯救他說也沒用卻才道試子你相公與我這樣交情就是要我替死也是愿的你可說來我便依你秀郎道說來也不是煩雜的事只怕說明了相又要食言卻才道我罰個大誓你听如何秀郎道若得相公肯這樣小人方敢說出卻才只為一片真心敦友便扯了秀郎到一個二郎神廟跪下罰誓道卻才今年十六歲今有姚江成名自長安同來此地忽染病症服藥無效拙小童秀郎說這病為某而起其實未知今懇秀郎說出緣故其愿効力相救雖赴水火亦不辭倘有背盟神其用殛罰誓罷起來未知秀郎說甚緣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真為主曲意調情

偽踐盟荐賢自代

却說卻才罰誓罷立刻要秀郎說明緣故秀郎垂泪道我家相公有急務要入京去不意在高陵鎮上遇見了相公想是前生少了

相公的孽債那晚酒後回寓一夜不曾合眼私對我說道我自幼會考結社海內名士相遇無數再有如卻相公這樣妙品若得追隨朝夕就是要我洒掃執御也是愿的因此丟開王務一路附驥而來前日到衛輝府又悄對我說道我看卻相公每有顧盼你之意你可陪他幾夕槐蔕之間不可虛了卻相公的意思小人說羞人答人娃子家气的事只好伏侍相公如何不好伏侍別人主人又道痴奴這卻相公是人中之瑞就是要我伏侍我也甘心何況你的身子因此那晚推個有病時癸小人来卻相公房上睡了喚卻相公你莫負了我主人之意小人雖是賤質在主人身逐同食同眠闲人也不容看小人一看今日肯教小人伴卻相公睡這是我主人生平沒有的事相公若肯原家主這段念願便好卻才呆了半晌道你主人好痴奴可為

救他却是如何救得秀郎哄道相公是個高門  
看我主人拾金而來不過為着相公所以鍾情如此因相  
副方碩士雖有阮衷不敢微露以致茶裡飯裡夢裡眠裡行止坐  
卧只是掛一個卻相公在心上即欲不病不可得也卻相公你推  
道我家主的心事猜不出来麼說到這句卻才面都紅了不開口  
秀郎便跪下道家主病源只有小人知得相公若不急救再過几  
日定然斷送了卻才挽他起來道且歸去商量罷二人移步歸寓  
秀郎走到床前將此言回稟成名成名歡喜點頭卻才在外途躡  
來躡去想了半日肚裡好哄道我又不是個女子他何苦這般愛  
我若不依他恐真送了他性命欲要送他我是個詞林大臣豈可  
淫污褻狎幹這般勾當暖我高卻才有甚冤孽今日偏遭這樣難  
處的事躡了數百遍忽然思量道他性命要緊我如今權且哄他

暫應承了等他虛善一番倘或騙得病好臨期尋個金蟬脫壳之  
計便了暖成兄成兄你為我便不顧身子那曉得我是個翰林臧  
頭露尾的在此罷我愁你病入膏肓也說不得今夜只在秀郎  
面前許個佳期待他病愈了再作道理打槁已定到得晚上秀郎  
撒嬌撒弄那卻才露雨中間問道相公日間所言之事如何卻才  
道我与你相公皆是当代文人怎麼好做這樣不可言的事秀郎  
哄道狀相公你原不曉得這樣事都是烏紗貴客白面書生做的  
你看如今紫帶金袍叫老先生的少時那個不搭識幾個朋友若  
是沒人相愛的必定是缺唇瞽目三家村的看牛鬍鬚裡卻才也  
哄道若依你這說你倒是個尚書閣老了秀郎道相公莫要取哄  
我家相公的病相公可急我救他卻才道如今我也沒奈何了待  
他病好時完他心愿罷秀郎道明日我把相公的話述與他听這

病自然色好当夜秀郎極力奉承到明日起来就将此话报与成名成名喜極迸出一身冷汗便覺身子鬆爽與這日就吃起兩碗粥一連兩日病勢減好成名思想身子健旺便打点精神盼著佳期取樂那曉得卻才肚裡好不愁煩他見成名病勢漸減萬一全愈時節要我約起來叫我怎麼處一日偶同富高到府裡來忽見前面二三十個胖頂大帽人押一個十三四歲的俊童生得千般嬌冶万種風流卻才將他一看雖是双眉緊鎖淚眼悲淒却如太真泣下馬神風流自在後面又看許多人隨著擁進府門去看人都說道可惜這樣好孩子兼一身好本事却教他受太谷這板子卻才听了便問道大哥適纔這童子具甚緣故那人道這也冤枉敝府有個楊公子他父亲在蘇州做知果今年二月內在任所回來見蘇州小班內一個旦脚生得好費了三百金討他回來叫

做輕綃就是這孩子討到家中因是怕內私養他在外書房裡時時和他同宿上下却瞞得鉄相相似誰知公子的旧谷秦仕却是秦樞密的兒子平素与楊公子不相愛知他有個歌童在外廂就報与妹子又添些惹氣的話对妹子说了那妹子領了几个婦女打進書房搜子輕綃出來打了一頓楊公子捨不得他出來救護夫妻反目了一場秦公子見妹子受氣又去唆那父親到女婿家看見女兒這般狼狽大怒起來捉這孩子送到太谷處來要處置他這太谷是秦樞密的門生平素是奉承樞密的今日這孩子送進去只憑秦家人分付要死便死要活便活可憐這孩子不但面目絕好而且曲子甚妙今你名經了太谷這棒時定是凶多吉少我們象人所以為他嘆息卻才道原來是這個緣故心下想道我何不救了這童子倒有用處便叫富高到下處去火速取了拜匣



來富高如飛跑去取拜匣復到府前知府已坐堂投文了卻才借  
家紙鋪裡開出個紅單帖來寫個侍生帖兒用了圖書又寫一  
個報條與他上寫着乙未探花欽受四省叅贊機務兼理糧餉奉  
勅協同禦倭翰林編修來進與富高分付道你將這名帖上覆李  
太谷說這經綸是家老谷家童一向流落在外今老谷正要尋他  
回去求老谷寬恕容回謝老谷富高道曉得拿了報條帖子忙忙  
趕進府堂衙役見他有名帖報條不敢攔住富高進去稟道家老  
谷有柬拜上太谷便將名帖併報條呈上知府看了大驚問道你  
老谷何時到此驛裡因何不曾傳報富高道家老谷因皇命疾迫  
一路微服行來只帶小的一人跟隨并不攬擾驛中所以無人曉  
得方纔來到府中看見這童子輕縱原是家老谷的家童一向流  
落在外家老谷正要尋他不期見解至太谷堂下不知狷着何事

特差小人來求老谷寬恕故將此名帖來致意即當面謝老谷知  
府听了這話事也不問便對富高道就是你老谷之人即刺送來  
你可多拜上你老谷我就來面拜富高謝了出來因問生就問  
你老谷寓所何處富高道在南門三板橋張家房子裡住說了就  
走出來回票卻才叫他火速回寓恐防太谷來拜卻才听了忙  
回寓却說李知府上分付脩揭帖打轎去拜來谷又今衙役去典  
衣店裡買副新鮮衣服把裡綃通身上下換個簇新門官替他挽  
起時髦打扮得十二分齊整隨的太谷的轎子竟到南門來衙役  
先拿揭帖飛跑來尋到張家問來谷的寓那張家見說太谷已將  
至門首只得回道我這裡有成相公與卻相公却沒有老谷那  
拿帖的人使喚道方纔來谷一個小管家在府裡說下處在你家  
如何回說沒有此時卻才在裡面听得明白只因他有一件圖領

沒有紗帽已令富高拿几分銀子在前街虧箱裡賃一項紗帽高  
高正拿在手裡行來阴阳生看見富高忙問道大叔你家老谷呢  
太谷特來相拜富高道我家老谷在裡面待我進去通報說罷就  
走入去然後李太谷下轎步入前堂富高在裡面替卽才穿起團  
領襟上烏紗開了屏門步將出來李太谷跪下道卑賤不知老上  
人光貴有失郊迎負罪良多卽才双手扶持道小弟皇幸靡監微  
服驅馳不煩騾接又累貧庸光顧適向小价又荷垂宥沐德匪淺  
行礼罢相坐叙談只有成名在內看見摺帖上寫青州府知府李  
邦孝直暗想這卽兄是甚大人李年兄如此豈恭遂走到屏風  
後向外一張見卽才烏紗藍絕起花玉帶大是駭異秀卽托茶出  
來獻罢李公把秀卽一看忽然問道老大人這位尊使是一向服  
役的卽才道這是契兄譚成名的童子不是小弟的知府便問秀

卽道你家老谷是同來谷一齐來的秀卽含糊答道是同來的李  
知府道怎应兩位老大人光臨敝治并沒人通報卑賤罪多矣  
卽才駭問道成名兄也是賢府相契玄知府道就是卑賤同袍這  
童子喚做秀卽是伏侍馬年翁所以認得卽才暗想他怎应也改  
姓來混我知府就喚礼房補個年弟的帖來并拜馬翁命秀卽傳  
進去秀卽稟道家老谷因路上抱病在此調理如今見和衣半眼  
另日答拜老谷相会罷李知府道你且進去拜上老谷若不得出  
來相会我要到裡面來若候秀卽听了只得拿了帖子入內來成  
名在屏風後听得明白料躲不過只得叫秀卽到外面去賃頂紗  
帽團領來秀卽答應出來先对知府道家谷拜上老谷就整冠出  
來說罢忙到店主人那還央他去賃這二物須臾都送進來穿戴  
了步出堂前李知府一見咲顏相迎二人是相知同年不用客話

茶罷知府起身辭去隨後一府官員都來恭拜二人迎送完了  
頭換衣冠一頭相對好咲成名見卻才身姿綽了標致童子定睛  
一看三魂六魄被他捫去了原來輕綃的顏色身材比秀郎件件  
俊雅所以成名一見就着意了便向他來見此物何來卻才把遇  
見情說了成名咲道原來是這個緣故若非此童子公不來拜兄  
弟竟不曉得兄是個出甲卻才也咲道果然不為這童子弟也終  
不識兄是個前輩彼此俱竟好咲当晚是太守送兩桌酒來二人  
開懷暢飲來卻才便叫輕綃試歌一曲輕綃承命輕敲扇板高歌  
一詞歌曰

皎月初斜金鷄起瓊瑤醜蘭亭契高陽只起休拘束越琴秦  
笛都廢了双々遺個人知足諸芳情脉々無言凭欄立低声喚  
輕移玉捧金卮斟來醺醺只這柔荑心已醉那堪更抱行雲睂

最苦是別回時煩々了

輕綃歌罷成名擊節稱妙賜以大爵一吸而尽又飲了一回彼此  
酪酊禽童子徹席成名見左右無人低々咲對卻才道賤体已痊  
不識台兄何時踐約卻才也低々微笑應道金晚更蘭当有人來  
赴袁王約了成名就唱咭相謝咲道弟今醉了要先告罪卻才也  
佯醉道弟也就上床了卻才悄悄对輕綃道我看你伶俐將來当  
重用你如今我有句話对你说不可说破輕綃道小人蒙老谷救  
了蚁命恩同再生倘有所使水火不辭卻才道你今晚悄悄到馬  
谷床上去睡覓他戲弄你却不要開口輕綃含羞应承了忽然見  
秀郎伏侍主人睡過了出來此時富高吃醉先睡了卻才同秀郎  
是入房裡回首看輕綃把嘴扭一扭輕綃会意就走到成名床前  
爬上床去側身向外眠了成名料是卻才來赴約將手摸他身体

光潤省之春天之然輕，用些工夫直搗巢穴舒展起來輕綃是熟路的弄得成名有一個更次爽快之極完了事低，問道恩哥好麼輕綃不應成名認且，卻才害羞不語撲定睡去到了天明成名將他臉兒一看見是輕綃輕綃閉了眼微咲成名也微，而咲雖不是卻才情意秀郎雨多凡兮忽卻才推門進來道日色已高兩位新人皆起來了成名咲道好個造意詞林卻才也咲道正好對臉的吏部大家大咲，輕綃紅了臉披衣走出來卻才問道此子何如成名道承兄惠我，是極妙的卻才道弟止為難以振矣故覓此童贈兄今兄當恕弟矣成名道弟今亦不復相強但將來弟與兄伯勞燕燕輕綃何如，卻才道弟專以此侑消意當送兄北行耳成名稱謝喫了早飯同去各拜知府并各官到晚上領了府尊的酒三鼓回寓卻才道弟，因皇事孔迫明日必欲南往未知相晤

何期此心耿耿奈何成之道兄此去不過幾月蕩平倭寇凱歌到京聚首亦未遠弟欲以天乃即暫侍左右使兄見彼即如見弟俟兄復命之日見還何如，卻才道此誠所願但割兄之愛弟心何安成名道弟恨微賤在身不註心侍兄左右豈吝一童，卻才致謝到明日收拾起程說声保重分袂而去未知去後如何再首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探花郎露尾藏頭

勢利婆改絃易轍

却說來馮二公彼此鍾情依依，分袂馮成名自往北去來卻才星夜趕到揚州分付秀郎高且莫說我做官此時高公起官入京，卻才就不到家先望武公府裡來適值武公不在家一直走到書房裡來瓊碧見丈夫回來就叫了鬟送茶低声問道相公一別幾年想有甚好處，卻才低，向瓊碧耳邊將他改姓做官的事說了又叮囑道日慢作声，有文母勢利回孔何如瓊碧歡喜無限便

固卻才入內進到後堂先有人報知蘭氏道奶、高相公回來了此時蘭氏二女婿呼延性打死了人被屍主在按院告下批在理刑拘拿合家躲在武公家裏拿違限的硃票出了三四張在外呼公子央分上去說直許到七千金還不肯中間人來說定要滿足一萬方得免提那呼家雖富不過萬餘金家事今日如何出得起蘭氏私下貼他三千只法要得七千之數所以氣悶在家婦人進去通報蘭氏氣上添氣任憑他夫婦走到面前卻才叫聲阿母作揖下去蘭氏見他舊布衣服依田模樣也不叙一句寒溫反說道你兩位兄弟高發了如何你不見說起想是大、高發你文人眼力不差遂冷咲一声竟往樓上去了恰好武公在外聞知女婿已歸遂走入房來相見畢武公問道賢婿在京起居何如卻才道賴岳父福蔭亦稍有道際俟少頃細陳武公分付收拾便飯蘭氏在樓

上罵道好、一塊肉把去與那窮鬼吃自他入門之後直鈍到如今見今我二女兒家遭這等禍我正受氣不遇又來見神見鬼要水要湯卻才听了尚武公道呼延襟文為甚事武公嘆道是你姨夫無故打死住屋的人被他告在按院處批在理刑那還要得萬金終要如今夫婦兩個躲在我這裡府縣差人在此捉拿攪得喧嚷、不能清靜蘭氏听了在樓上罵道他兩個住在此飯米都是自帶來的破費你這老殺才甚么就是要用一萬也是他自己取來用料不像個窮鬼沒人養贍双、对、住在這裡吃氣得武公面如土色卻才只是冷咲遂有個主意在肚裡对武公道愚甥一路同一個朋友回來却是按院的親戚又是理刑的師長現在舟中相尋我且出去會他一会來說罷就走出去武公一齊步出外所回到自己房裡卻才掩上房門將改姓得中探花許多事情細

細述了武公十分欢喜，卻才叮囑武公道：「愚甥因岳母一向相待，光景所以不就说出来，方纔進見，仍是旧時面目，弄愚甥把襟丈這事，顯個手段，与岳母看。」然後請明白武公，大哄道：「有理。」卻才出來，叫秀郎、富高、情、分付道：「你可先打個報條到按院衙門去，使他知道，并使本府各所曉得，說來谷明日就要起身往浙下處寓在武谷家，二人領恠而去。」卻才入來，只見小了鬟走出來說：「小姐請相公進去。」卻才走進房來，見小姐何事，原來是蔣氏親到私房裡，私叫瓊碧問他同下來的按院相知，是真是假。卻才道：「我同來的朋友是姓來，新科探花，欽授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等處勦寇監軍楊州的官員，俱要寫脚色來見他。我一路行來，都虧了這個朋友，今日請他，一請便好。」是時蔣氏在門外叫個婦人來說道：「奶、相留相公，且慢出門，有句話要來商量。」卻才道：「既是岳母有話請。」

我且少停片刻，說罷，蹀出所上，和武公閑談，不一時，裡面討菓点來，十分豐盛。武公疑心道：「不知奶、為何今日這般相待，却不曉得是蔣氏聞邵才与按院相知，便關心到二女婿的事，所以變本加來，面目少頃，富高、秀郎來回話，卻才命叩見武公，那兩個磕了頭起來，武公道：「此是尊使，應、邵才道：「正是富高在家，主耳，遂不知回覆了，甚妙。」卻才分付道：「若府果來拜你，可回他拜客，未回待第三次來，我方見他，也有人問你、不要說我就是來谷，不一時，門上人來，振刑所老谷來拜富高，出去答應，說來谷在外拜客，刑所去了。知府同知、通判、陸、侯、來拜富高，收了手本，照前回覆去了。武公家人來，向富高、富高道：「來老谷是高相公的相知，今晚要到這裡來，家人互相傳說，蔣氏聞知，叫人来請高相公，同老谷進去吃飯，翁婿一人到得房裡，見摆下許多菓盒，就是待新親翁，也不必這樣。」

盛設只見蘭氏笑嘻嘻的对邵才道呼延姐夫留你便飯那呼延  
陞過來作揖就送酒入席換上四色菜外面喧傳說按老谷將  
到門了高邵才便叫富高進來說話恰好富高手裡拿個蒲家真  
弟的帖兒傳說許谷先將名柬來動問來谷可曾到寓若到了立  
刻就要來拜邵才对富高道你可炤許谷的寫法代來谷寫個名  
帖回稟許谷說來谷今晚戌時方到明早相公罷富高道曉得自  
出去了呼延陞問道這來老谷今在何處邵才道來老谷今在舟  
中弟約他今晚到此相會飲到下午時分邵才起身告辭回到自  
己房裡方纔坐定只見蘭氏走到他房裡來後面隨着十四個奴  
女搬了十四隻小皮箱進來蘭氏叫衆人放下皮箱就叫他出去  
拴上門手裡拿出一把鑰匙來開出每箱藏銀五百兩請女壻逐  
箱点明邵才道這是何事蘭氏笑道你且点明了我对你說邵才

逐箱点明足七千之數蘭氏將鎖把交与邵才遂說道你呼家  
襟丈悔氣的事你丈人方纔對你說過了那理刑差人來拿曾許  
他七千金他只是不肯一定要一萬你想二姨家裡那裡有許多  
銀子說不完這句蘭氏忽然鼻酸双眼流淚哭將起來邵才安慰  
道岳母有話且說完了且莫過傷蘭氏搵住眼淚又說道他方纔  
聽見你說同來老谷下來与按院有來曆的思量求遠不如求近  
愿將這七千銀子央你轉求那姓來的說個分上只要免得你呼  
延襟丈一些無事這皮箱內之物任憑你取去呼家聽不官你  
可看我老夫婦面上央這姓來的周旋個十分乾淨也是你的大  
隆德邵才道襟丈這事也是極難周旋的但姓來的肯說再無不  
妥只怕小婿這樣窮臉做事不來岳母還是尋別人央他纔好蘭  
氏听他的話有些刺心胸中有三分惹氣只是要為二女壻不得

三樓看  
不忍耐便含咲道你襟丈一向敬你必是大器所以今日一心托  
你：不要推辭卽才道小婿是個窮鬼一者起謀事不受這些下  
人又咲小高沒用二者倘事做得受時襟丈看見官府沒話說懊  
悔用了許多銀子也須請他當面說請議款好原來呼延陞押着  
這銀子來時立在門外听卽才說到這話就敲門進來蘭氏道你  
來得正好呼延陞道方纔高襟丈之言小弟字：在外听得夫家  
忝在至戚老襟丈何必多慮只是事受這七千金無論襟丈替  
小弟効勞就是襟丈自得也是襟丈的本事比那刑所尚少三千  
金在小弟只有感激襟丈那有反悔之理卽才道若是襟丈這等  
見教明日安君刑所來拜時小弟爲襟丈誨個尽情哭了呼延陞  
連声称謝外向又傳說本府各官來過第二次了蘭氏听了並奉  
承卽才当晚酒席之盛生平未有又袖一百兩白銀私与瓊碧說

你可拿去与丈夫雜用当夜吃到二鼓方纔黃昏寺坐船到來富  
高秀郎斗人揪了許多行李上來府裡差民壯守衛一夜敲梆也  
關到曉天明放鉦吹打傘夫執事色々整齊因他是監軍衙門鎮  
守武弁撰三百軍士來護衛一開門時先是按院來拜然後道尊  
本府參謁單是刑所不准相見武公家裡男婦看見卽才烏紗小  
袍迎送上司駁得個々不知就裡各官見完了卽才就和瓊碧換  
了珠冠鳳襖請武公夫婦拜了四拜即乘驕去答拜按院各官只  
不肯回會理刑又到宅裡去拜母亲灵柩依旧回到武公家此時  
武公家裡上下人纔曉得來探花就是高卽才嚇得平日這些輕  
慢他的家人都來叩頭請罪蘭氏此時異常奉承在瓊碧房裡小  
姐長小姐短語顏阿諛他看了又好咲又過意不去可見人世轉  
眼勢利母子尚然如此何況他人是日按院請酒就委尤理刑登



門相激因是 一次不見他心下愛疑不知為着何事青衣馳門私  
送三百兩銀子與富高秀郎討個門路秀郎進來把尤理刑的事  
稟知印才印才道銀子你二人拿去用便了可私對他說我老谷  
也沒有甚本事只是入境之先聞風有件孝廉的人命事中間有  
人要索萬金這人見老谷至柔只怕老谷就為此不豫意也未  
可知秀郎富高悄悄地把此話對理刑門子說知理刑心下着急  
得就是呼延陞的事連忙回去叫原告來這裡仗兩百兩俸金與  
他今付道你若要頂命時不但這銀子沒有并連累你父親屍骸  
暴露你也何忍况呼延相公今自至親來翰林幫他只怕老谷也  
不便十分執法我今賞你二百金你可去埋塋息訟倒是你終身  
受用那原告听了刑所之言有理叩頭謝了計領銀子而去刑所  
遂將原狀到按君外稟明來公與心家是親戚就求按君勾銷了

這狀仍到武公家叫原差先尋呼家人來說明了他的用情處方  
敢登門請見印才纔開門相舍刑所跪下道司李無知不知老  
人龍旌速賁有失遠迎深知罪了印才請起相謝道舍親事重蒙  
公祖焯拂佩德良多理刑又鞠躬連稱有罪茶罷辭去這呼延陞  
感激不盡到印才房裡來致謝蘭氏見印才說得分上極其靈驗  
把他當個活菩薩相待殷勤致謝極其週備印才見這樣花臉又  
哄他又印他才若不是當初輕信我夫婦今日這件事自然諱不容  
辭如何好受他許多銀子今日我將這銀子公用罷当晚領了按  
君的酒明日將所得之物分散合郡貧窮孤寡之人欢声震地所  
剩不過一二千金心上急欲到吳越訪問祖父、母消息忙、携  
了瓊碧別過武公夫婦即時下舡來到京口訪問印公未知能相  
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美奇逢骨肉團圓

立異績倖囚提奏

却說邵才入城訪問邵公所在知他已往嘉興去了遂星夜趕至嘉興暗想不訪得父亲消息不好去拜見母亲我今先去拜樂年伯或者他知公婆父親下落亦未可知遂寫個年姪帖兒去拜道尊樂為善連忙出迎相見過了邵才問道老年伯可知家祖行踪否樂為善道令祖是誰邵才道家祖姓邵名卡嘉樂為善喚吳道怎該邵才老就是你令祖邵才道小姪蒙義父高公接養愚兄弟得附令郎驥尾而生身之父是邵解元名十州樂公道年姪姓夾又說高氏撫養又說十州是亲父昆王又是何人乞詳示明白邵才道小姪自襁褓時蒙貴治邑侯高公撫養取名邵才舍弟取名師學即同榜的高知孝便是小姪因同給諫來年叔入都稍遲不及鄉試却認你來公隨任之子現場故改姓來不意敏捷在都時

曾將生身父母訴告樂年兄年兄說家君信查家祖尚同年伯避難江右故先来叩候年伯樂公听了大咲稱奇問道年姪曉得貴同袍初文新是誰人邵才道初年兄是江西籍小姪也叨同榜未獲相知今姪奉旨而來与他同寅未知初年兄此時接臨何地樂公道此就是老年姪尊大人了邵才大驚道怎是初年兄就是家大人敢向委曲樂公把十州焦山改姓分別墮身黃公府中与王娘翠樓私訂婚姻後又娶霍小姐生子霍繼祖亦是同榜十州因要尋親陷于江西尼菴九載幸遇初道尊相救出來又得中解換提前四月到此重逢令祖夫妻會合俱往杭州赴任昨日报至正按諭錢塘仁和兩縣督理戰船禦倭說了一遍邵才听了如夢方竟喜得手舞足蹈比中探化時更勝十倍就辭樂公連夜往杭州不幾却說霍繼祖因選了江西提李同高邵孝馮翊兩個年兄同

踏赴任三人意气相投一日到一個寓所霍繼祖把一本雪梅三集展玩想念父親揪然不樂這高邵李因高公對明了父母緣故一向無規訪覓也把這半本雪梅二集時賞玩見霍繼祖這狀光景與已相似因問道霍非兄有甚心事常不樂繼祖道小弟因家君一別十年杳無音耗所以不樂邵李道這狀說來年兄与小弟同病相憐了繼祖愕然道高年伯現在長安年兄何出此言邵李道這是小弟恩眷之父小弟尚有亲父自滄海失依迄今一十六載無從訪問每對家君手澤不勝愴怀說罢便泣拜匣內取出半本文集與繼祖看繼祖展開一看凄然泪下邵李忙問道年兄為何感傷霍繼祖道此手跡亦是家君之筆令弟睹物思人愈深傷感也亦取出雪梅三集與邵李看邵李取來一對筆跡果然無二馮翊說道高年兄你先說今尊翁的情即來看邵李道委曲

小弟尚未十分曉得大約家君姓邵諱十州号有一長安朱冠解元潜踪喜具府因同家母黃氏之親霍氏避難遠去此時高恩父在嘉興為宰掣邵李兄弟歸一雍揚揚恭教訓致有今日但父亲同霍氏去後迄今一十六年踪跡杳然繼祖听了大駭道據年兄說來小弟与年兄是亲手足了邵李急問其故繼祖將父親尋亲不还说了一遍邵李听了不勝驚喜馮翊連稱異不日行到揚州高邵李到家住了兩日遂起身赶到嘉興府霍繼祖與馮翊邵李暫住舟中自已先上岸來到家裡拜見外祖母却不見母亲霍夫人把他父親回來送前委曲事情詳說与繼祖听繼祖听了欢喜欲狂遂差人去舟中請馮谷高谷連到來就分付備酒款待不一時高馮兩乘轎到了繼祖出來門外候他下轎便挽邵李的手大叫道哥、父亲公、都有下落了邵李忙問道今在何處繼

祖道说来也甚奇怪那初按君就是父亲把方纒霍夫人说的活  
杰与邵李听了携手到中堂请霍夫人出来相见霍夫人把邵李  
一看暗想甥女这儿子与我女儿的儿子恰是一人一个贵子忍  
明上人傅三张江帖进来况崇道尊来拜分付要面会的原来崇  
為善早堂時驛中报三位官员到一个是提李一个理刑一个知  
果崇公看了报條都是年姪两个是有二的令即所以立刻来拜  
继祖见了名帖知是年伯分付添一桌酒三人出外迎接进来馮  
翊先見過了然後他兄弟一齊見礼崇為善者他兄弟二人与十  
州無莫暗稱奇因向兒子崇志彬的起居继祖取出寄来家信  
送上崇公折開看過謝了郵寄之勞就把前日邵才尋父始末細  
述一遍家人未稟酒席完脩继祖便邀入席崇公也不推辞入席  
飲了數杯崇公將卜嘉的事体并十州的踪跡一一叙述出來這

高邵李方曉得父母是這樣合自身兄弟是這獻來歷霍继祖  
也明白了父母這些事体馮翊听了在傍称異四人直飲至三鼓  
崇公方纒別去次日三人同來拜謝崇公继祖邵李同到黃公府  
中拜見黃公夫妇回來拜辭霍夫人下艇往杭州不題再說邵十  
州自合登之後帶了三位夫人按臨杭州忽報倭寇從福建沿海  
而來十州聞报即委官吏收拾器械船隻預備迎敵又見京报朝  
廷差來探花下來協理軍情大事不隔上五六日探事來报翰林  
來谷已到省了各官俱迎接去了不一時外廷堂鼓連响不知為  
着甚事十州慌忙出堂來向只見巡捕官進稟說是新任翰林來  
谷到門说有要緊事稟見現立儀門外十州見無名帖心中不解  
道線得上任有甚緊急公務即傳諭開門請進十州下階相迎  
邵才趨到面前跪下道孩兒不孝有失定省十州大駭扶他起來

道年兄莫非錯認卽才道破兒就是高卽未十州會意說道且進  
堂上細講卽才隨十州到堂上十州問道為何改了來姓卽才道  
狹兒因要京都鄉試不料到京稍遲不及選幸因認作來年伯的  
子姪隨任觀場中了以此姓來容入內拜見母親再行細稟十州  
大喜同入後堂先請卞嘉夫婦出來拜見謁了卞嘉見這個孫子  
與十州初無二樣歡喜吳常又請玉娘春暉翠樓三個一齊拜見  
罷玉娘翠樓兩個心中暗付不知卽才是誰養的當下公孫父子  
上下列坐十州道我兒你試把一句踪跡述與我所卽才方將自  
己入贅武家成親到京朕提榮婦一段情由備細述了個個歡喜  
無限玉娘忙向媳婦何在卽才道現在舡裡十州便叫衙役速去  
請進衙來此時是五月中天氣炎熱卽才討湯淨浴在左手一間  
房裡解衣浴休十州喚書僮瓊林進去伏侍隨分付道你看大谷

腰膀遂有個黑痣沒有畧停一會瓊林出來回覆道大谷腰下左  
右兩傍俱有黑痣十州咲道我曉得了這瓊林當做奇事報與三  
位仍玉娘心下巴明白是自己生的及卽才整冠出來外面傳  
報接到舟中家小進來了卽才接進武氏再說祖父祖母双双拜  
見次又拜見十州夫婦玉娘三人見了一對少年夫妻心內好不  
快活當日排了筵席吃到二鼓纔寔到第三日外面傳進來說有  
兩位小老舍到此十州不解舍開門請進自問卽才到後堂來看  
原來是高卽李霍繼祖在嘉興星夜趕到番馮翊在舟中他兩個  
就同到接君衙門裡來一見時二人齊步入來卽才遠望見  
便對十州道是卽李同霍家兄弟來了十州喜溢眉端叫卽才迎  
他兩個自己跑入裡面報與春暉等知道三人聽見喜出了神一  
步做兩步奔到私衙門首見卽才同卽李繼祖一同走進私衙十

州與三位夫人面着當下卽李與繼祖雙雙拜見一父三母拜罷  
起來卽李又另拜玉娘翠樓四拜繼祖另拜春暉四拜十州喚卽  
才過來指玉娘道我兒此是你生身之母又喚卽李指翠樓道我  
兒這是你生身之母你兩人雖是二母所生先後不過五日彼時  
我同你霍氏母親避難廣東你兩個母親迭相乳哺後來家難相  
乘煩高年伯挈歸荏致有今日你須念母親守志之苦并望你  
成人之意二人悚然听命就請出祖父祖母來拜見卽嘉夫婦又  
見兩孫與卽才面龐酷肖不勝喜異又請武氏出來二人拜見嫂  
嫂從此卽才是長卽李是二繼祖是三雁行序定合家大小都拜  
見過三位小主人是日一府官員都來拜賀送禮漸傳到通省  
十二府六十八個州縣所屬官員個個聞卽按君父子四人同登  
金榜誠曠世難覩之事都來送禮致意十州父子被這鄉紳同僚

喜慶筵席整吃了十餘日遂打發卽李繼祖赴任江西留父親  
和家小于衙自同李虛齋卽才三個領總兵官王世祿統二千精  
銳出巡寧波府到下馬時巡海的舡一連四五板進來說大洋中  
一派大篷如蚊簇而來定是倭寇之舡十州便請教李虛齋虛齋  
道貧道一月前已知之矣貧齋梓數應于此地健不世之力換財  
五百餘萬主我行間要伯大將一員折兵三百四十人當須出城  
札營迎敵十州听了半晌不語李虛齋道吾兒何事沉疑十州道  
適尊諭折將損兵之說姪忌吾輩建功此三百四十一人同事而  
獨遭其慘吾心何忍虛齋道天道好生人誰樂死但數不可逃雖  
欲救之亦無益于事十州便跪下哀求道小姪不惜此膝為若輩  
屈于山前求仙翁曲為全衆能脫此難姪愿捐萬金廣修福德李  
虛齋扶起道兄乃朝廷重臣教貧道如何消受但此事係天數注

定似難挽回今吾兄可速出城准備明日酉時迎敵貧道臨期救  
這些人便了十州大喜占齊兵馬出城駐劄此時寧波馬步軍士  
有二千名鎮守南海總兵華昌有三千名水師定海寺巡防禦守  
備共有三千名健卒現候按君所調衆軍隨按君去海八千里安  
營當夜軍師李虛齋排下五寨梅花營卽十州和李虛齋駐中營  
提督前三營卽才駐後營理糧草督後二營分付明日一鼓進飯  
二鼓披甲挑兵三鼓听点到明日辰時探事的來報說探得賊寇  
大小戰船二十餘隻將進荻花港來軍師傳令所有海邊人馬尽  
行迴避滾寇進港不必迎敵此守港將士巴不得要躲此難一  
聞此言盡數回營此時軍中三鼓已畢李虛齋將一摺小紙遞與  
十州道此吾所云將卒姓名也又附耳說如此如此便可解厄十  
州欣然接來傳令放炮開營親占將士十州白盔白袍銀鎧卽才

銀盔緇袍烏銀鎧坐在上面十州昭靈齋那摺紙上逐名占去頭  
一名主將江浩其餘軍士一營中或二十或三十或數人共点三  
百四十人衆將見主師如此占法不鮮甚思只見主師点完了名  
分付江浩道你可領這一隊人馬到港口迎敵不得有誤這江浩  
曉得倭寇利害廣東福建整萬人馬被他弄得寸草不留今日却  
叫他去當頭陣只占三百餘人駭得魂不附体不敢回說不去只  
得領命出來這三百餘人都面面相覷你推我推不肯移步忽主  
帥喚入去將旗鼓在案上一拍道你這玩命的奴才既承將令尚  
敢徘徊頭時當按軍法叫左右把江浩綁出轅門梟首卽才從旁  
告曰今乃出軍吉日若先斬一將恐軍心不安求大人寬恕十州  
道姑念小將軍之言江浩細打四十送監候冠平治罪餘兵三百  
四十人卽清軍同知各杖三十監候另日發落遂遣參將孟通領

兵三千為左哨遊擊陸彪領兵二千為右哨總兵官孔珪都督同知緒尚緒各領兵一千為左右救應邵才領兵二千歷後自領兵二千為前隊調遣已畢遂從乾方開門進帥營五里布成八門金鎖陣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面埋伏傳令將士不許搥離步位若帥字黃旗豎起方許驅兵追殺如不見旗起只許搖旗搥鼓以壯兵威有擅動者斬傳令已畢只見前面塵土大起數隊倭賊蜂擁而來看、吶喊逼近眾賊見眾兵不來交戰又不退避便一齊奔入陣來忽然大風大作飛砂走石這些賊寇不辨你我俱聞戰鼓之聲我千軍萬馬奔來眾賊在黑暗中把刀亂砍自酉時殺至子時數千倭寇自相屠戮只剩得八九百人忽然大風止雲開現出一輪明月我兵不曾血刃倭屍直倒遍野本營兵將見黃旗高標遂奮勇相向這倭寇被風砂蒙了半夜眼都張不開那有氣力

廝殺忙轉身望海逃奔走我兵在後追去又活殺了大半其餘在往舟、忙把兩隻船開去眾將追至海邊一獲船二十二隻十州道隻查驗船底俱是珊瑚瑪瑙珍珠琥珀金銀之類又得元寶三千餘錠零銀五十二桶令軍拉回營寨天明回府查將率不折一人大賞三軍欢声震地就把遊擊江浩浪还原職其餘三百四十人尺行釋放仍賞一月銀米遂遣人入方報捷就回杭州欲覲後事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棄功名物外逍遙

喜團圓人間行樂

却說邵十州勦倭大捷起馬回杭進了衙門謁見父母到自已房裡來王娘接着携手叙瀾自不必說到了次日各官恭唱慶賀忙了幾日一日十州同李虛齋閑坐却下嘉出來對十州道你今可遠巡各省我回長安看、祖宗坟墓索賸把田園故產算個長策



你的親成都在江南不若卜居于此十州拜受命訖李虛齋道首  
道亦要回鄉明年夏間等候台駕南來会晤明日是個吉日你我  
就可起程卜嘉道甚妙十州見父意已決不好苦留当晚脩酒送  
行次日卜嘉同虛齋一齊出門虛齋往江西去卜嘉望長安去十  
州同邵才送父親至二十里外卜嘉令十州回去遂領幾個老僕  
登路去了十州同邵才回到衙門過了數日別遇母親并三位夫  
人同邵才出巡福建邵武汀州直到廣東地方是時倭寇已平地  
方無事布些德政人心悅服巡到潮州去問馮公家裡此時馮公  
全家在京只有弟姪相見邵十州厚贈而去又來到旧時住居叫  
老園公來賞他白金一百兩巡遍了州果仍巡福建沿海郡果凡  
被難地方捐資賑培又巡浙江濫台金戾守郡直到安徽地太并  
江北郡果及巡到淮揚二府十州親往高公家祭奠他夫人又到

武公家拜望親翁深謝武公煇拂邵才之情蘭氏喜得骨頭都輕  
了三四兩重只有向日輕慢邵才幾個悍奴自心不安都逃走了  
一日十州正要赴武公之酌忽報高公陞了浙江巡按高曠選了  
福建理刑父子一齊到家邵才聞知回去相探父子兄弟相見十  
分喜樂邵才把遇着父親的情節尽述与高公高公便乘轎來拜  
十州及武公十州接見了拜謝他撫養兩兒之德高公通痕不敢  
又与武公相似了寒温武公就留高公飲酒連高曠也清過來相  
會當日辛翁女婿父子兄弟五人欢飲一堂直到雞鳴方散明日  
就是高設席請十州武公又一日是十州答席請武公高公過了  
三日十州又起馬出巡常鎮從金山扶霍公之柩先令大舟送到  
嘉興巡過了鎮江又到常州府一開門後就仰武進果訪問那旧  
日漁翁夫妇存否不一日間已訪着了知果亲送到察院來十州

喚漁翁夫婦到座前來分付不消跪却此時二老鷓筭婆俱是八九十歲的人十州還依稀認得他却認不得十州十州問道你兩個老人家可記得十五年前有個女子趁你舟三四日那老夫妇想了一回真道老翁是十餘年前曾有個上落絕名女子是小的夫婦送他到嘉興一個菴裡去感他送小的十三四兩銀子十州笑道你可仔細看我一看可有些像那個女子麼兩個老人把眼擦了一又擦定睛一看倒是老婆說道老翁好像是他兄弟又看到耳上說道老翁怎麼也穿兩耳的十州笑道你不必多言那女子就是我老翁改粧的嚇那夫婦連忙磕頭道小的二人弱眼不識泰山十州叫他起來分付史書賞布百疋白銀二百兩以為養女之費着渠官給匾徵其高寿那夫婦歡喜拜謝出去十州巡了常州隨往蘇松等處地方巡歷遍了復到杭州帶了家眷

至嘉興來不上一年四省俱已巡完倭寇滅滅頌聲載道遂回卻才進京復命從江西而去霍繼祖高即孝前來迎接父子四人又得欢聚十州叮囑即孝看着施弘德父子報其故情及至省城十州備一副厚禮拜謝初道尊約有萬金之費到正月中抵都面間自陳始末天子大悅御筆親批初文新准復姓名即十州來即才復姓即高才高即孝復姓即高孝霍繼祖更名霍即祖出嗣霍公追封即氏五代卞嘉誥封都御史即十州進晉千戶侯即高才陞禮部左侍郎謝恩受賤十州就告病致仕聖旨不准連上第五本線批准了十州隨出都到集賢村故居來此時卞嘉已先到家三月有餘田園屋宅俱已搭分還當凡族內貧窮的盡皆分惠今日十州回來備酒請客大宴十日親戚故舊皆有厚贈遂擇日遷居南來四月方到嘉興李唐齊已先在樂公處相候了合宅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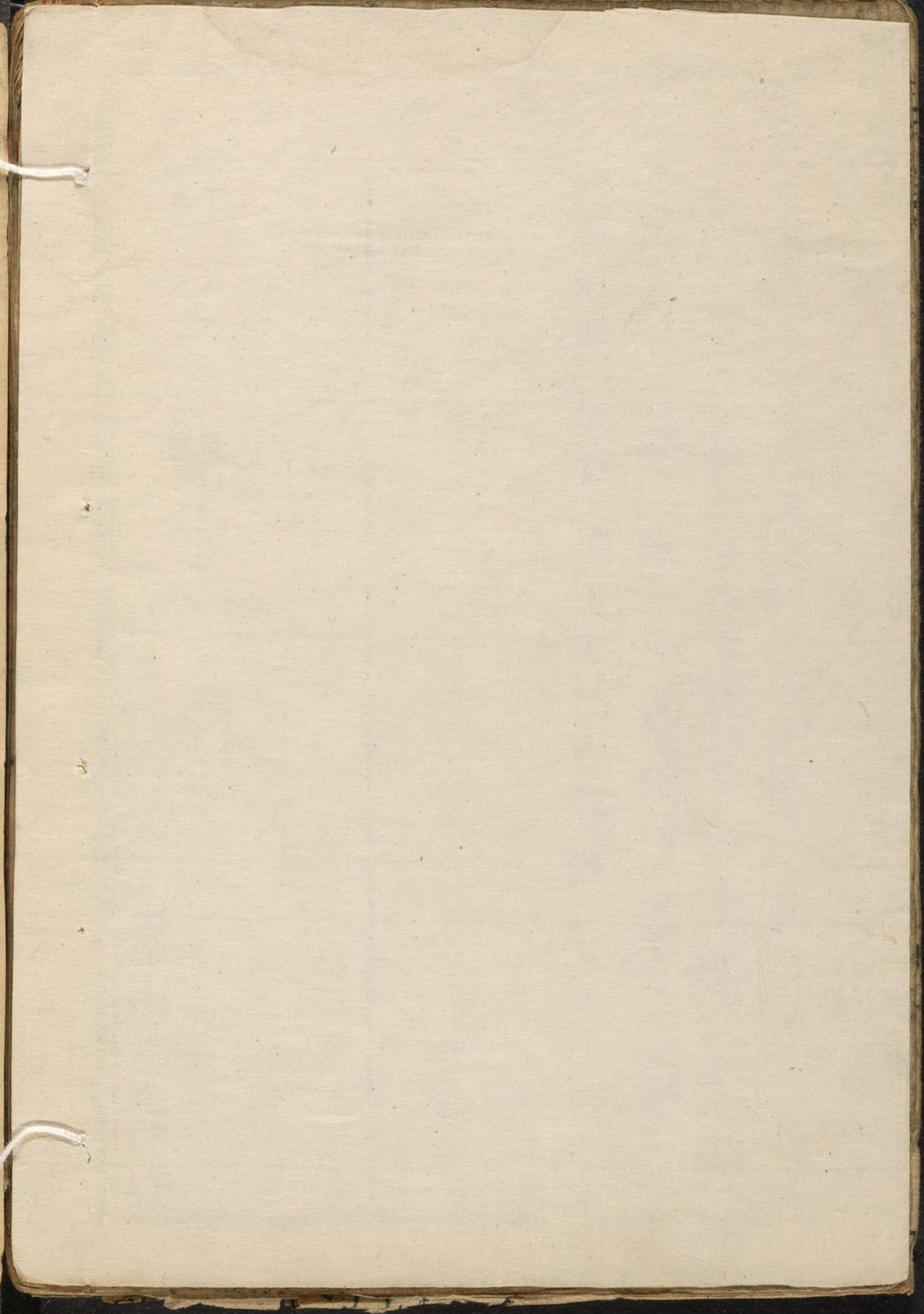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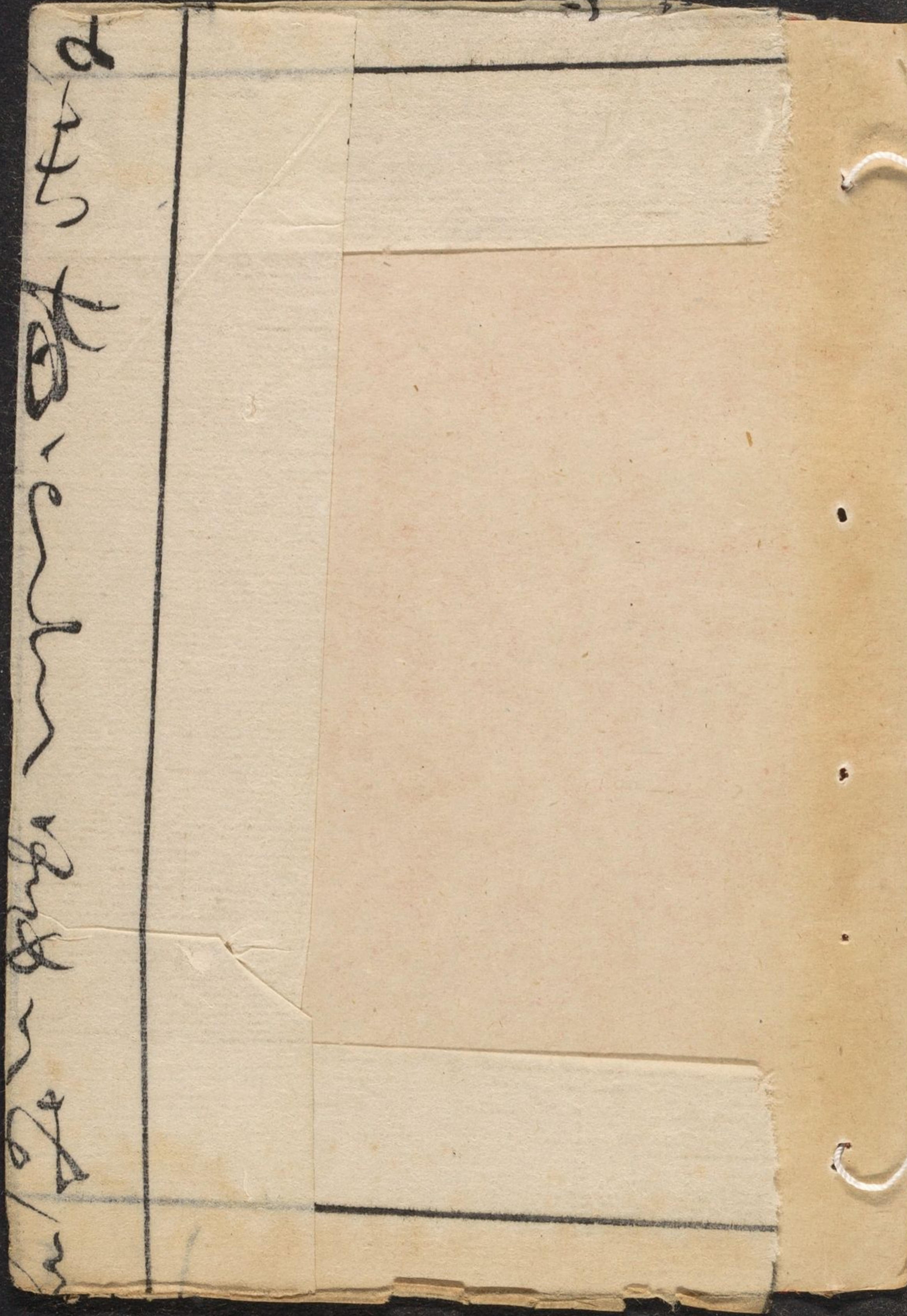
在霍府中居住一日李虛齋同學為善步到邵家來李虛齋對下  
嘉道今日是個仙遊大吉之日你我三人可就此長行不嘉咲道  
而今已無所意願隨仙侶說罷也不進內就同樂公三人如我出  
去家人驚慌報知十州即時追趕已自無踪十州放心不下今教  
十人四面尋覓數日竟不知去向後來有人見三人在四川峨眉  
山頂談談顏色不改歸來報與邵家此時十州已六十餘矣聞  
之大駭這是後話且說十州那時尋覓父親不見雖常記念亦  
付之無可奈何自致仕回來與三位夫人題詩作賦又有十二個  
清歌彈唱的女童隨時取樂一日十州回玉娘等重遊福善菴眾  
人同到悟凡房裡此時悟凡年已三十五六丰姿依然十州思想  
昔日與他同榻兩邊頗是有情不曾相狎悟凡也曉得邵公是當  
年女粧的文新可偕他听不曉得他是個男兒親面錯過不一時

已倫列菓点在外來清老令夫人出去十州對玉娘道我身子忽  
疲倦不得去俵你們去頂了師父盛情我在此畧睡一刻不要人  
來驚動我單教師父煎了一盞好茶等我竟來吃罷就和衣倒在  
悟凡床上春暉等自去吃酒談咲單留悟凡在炕邊煽火煎茶掩  
上房門私嘆口氣十州看窗下無人在床上起來咲同道師父可  
記得十六年前與下官抵足此床底只是虛過那晚良宵悟凡紅  
了臉咲道如今悔也不及了十州咲道宿愿可耐何在不及便雙  
手抱悟凡到床上兩下情意已投并不消作腔就解衣和合這悟  
凡自守空閨未嘗此味被十州靈犀一点通身汗下便尔雲收雨  
散忙起身來兩人對面歡咲開了房門恰好外面有人請十州并  
眾夫人上轎歸家當此十州帶歌童舞女遊覽山川逍遙過日直  
至九十三歲方終玉娘等享壽亦參差不遠後來邵高才與馮成

名皆致仕回家詩酒往來世為婚姻卸高字官至巡撫霍邵祖官  
至吏部尚書子孫蕃衍至今科第不絕稱述奇聞有詩為証詩曰  
一門榮貴古今無 爭羨奇緣到處多 巾幗藏蓋偏締偶  
青蓮遁跡落鴛鴦 孫：子：之蘭茂 弟：兄：麟鳳和  
佳話何須勒金石 傳之耳聞最難磨

玉樓春卷之四終

645  
Koverman  
1870





Handwritten cursive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large character that appears to be '心' (heart/mind).

Handwritten cursive text in the middle section, featuring a large character that looks like '心' (heart/mind) and other fluid strokes.

Handwritten cursive text in the center, starting with a circled character '三' (three) and followed by several characters in a flowing script.

Handwritten cursive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consisting of several large, expressive characters in a highly stylized script.